

西園聞見錄

西園聞見錄卷之五十目錄 外編

禮部九

樂律前

前言

顧鼎臣

沈自邠

黃輝

王肯堂

范永鑾

楊廉

楊繼盛

黃佐 二十三周

盧宁

嚴嵩

全賜

何璫

西園聞見錄卷之五十

外編

嶺南 張 萱子孟奇甫 輯

禮部九

樂律前

前言

顧鼎臣曰古人制尺以調律累黍以定尺然隨代變易訖無定準漢志云律本起于黃鐘之長以羊頭山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黍爲黃鐘之長蓋以黍約一分九十黍九寸律也此必上古以來有所傳授故歷代因之以定律尺之度周禮考工記于案言十有二寸于鎮圭言尺有二寸又言桓圭九寸是周人以十寸爲尺哉故歷代以周尺爲古尺漢有劉歆銅斛尺蔡邕銅箏尺建武銅尺漢官尺魏杜夔尺晉田父玉尺梁表景尺晉始平古銅尺汲冢玉律尺錢樂之渾儀尺隋開皇木尺官尺後魏元延明尺梁劉曜土圭尺五代王朴律準尺宋和峴尺太

府布帛尺李昭尺胡瑗阮逸尺由是觀之尺隨代更律隨尺異雖有慕古之君出而正之然終不歸一豈非神理難詮器數易拘耶按晉荀勗依周禮制尺謂之晉前尺與劉歆銅斛尺建武銅尺漢冲之銅尺汲冢玉律尺其度皆合隋書以其與周尺同因以校諸代之尺田父玉尺梁表尺加勗尺七釐漢官尺加勗尺三分三釐始平銅尺杜夔尺加勗尺四分渾儀尺加勗六分四釐蔡邕銅籥尺加勗尺一寸五分八釐元延明尺加勗五分八毫開皇水尺加勗一寸八分六釐劉曜土圭尺加勗一寸五分夫史臣稱勗推考百代之法術極精密及阮咸聽其所造之樂則又以鐘律聲高樂聲哀思及得始平古銅尺果長勗所造四分是豈可以勗所造獨是而諸代盡非乎宋仁宗朝詔丁度詳定鄧保信等所定律尺則以和峴之景表尺爲長王朴律準尺比漢錢尺長二分比景表尺短四分有奇胡阮保信及李照所用太府寺布帛尺其制彌長去古彌遠不可依用乃再造景表尺上之而高若訥卒用漢錢尺依隋書定十五尺藏于太常寺夫宋初以胡瑗所造鐘律與古法相合隋唐

以來諸儒皆不及緩而高若訥則以爲不可依用然則鐘律尺度之中將何所據而爲定依乎夫器有形而易拘者也聲無形而難調者也以爲校黍則黍有大小之異累有長廣之殊黍不可盡信矣以爲定于人之聲則喉有長短之不齊者音有清濁之各異聲不可以盡依矣故歷代以來尺之長短杳無定準樂之高下茫無定聲擬議紛紜率莫能決如此嗟乎形質難□物情自然是聖人制度立法存其大概要在聰明察之耳今之制律者必曰累黍定尺固無恰好符契之如若曰黍黍爲尺亦無符契之理予謂先守累黍之法以律尺大分資藉之地後參古人耳聽心會之術以爲考聲命尺之本庶幾所謂元聲者必于此而得之不然止據區區累黍之法以爲定尺之要恐未免毫釐之差遂至千里之謬矣又何望夫夢曠之闡域也哉

沈自邠曰天地間一氣耳有氣而後有數有聲數與聲皆出乎氣也氣不定則數不均聲不合律度量衡曆象亡所取衷而萬事萬物胥失其節是以古聖人重之自黃帝令伶倫取竹造律命榮援鑄十二鐘協月

笛律用十二月之中氣笛用十二月之節氣按氣求聲以宣八風節四序推曆律和神人淵乎妙矣其法後稍軼不傳漢志天子以冬夏至先後五日會八能之士候鐘律實土灰各以候狀聞太史封上效則和否則占諸如密室緹縵葭灰之法犁然甚具傳至于今若而年其間精知巧思之士代有作述亡不家伶倫而人后夔乃聲氣之元迄無定據嗟乎獨非莫知獨非莫曉自昔而病之矣愚蓋嘗求其說候氣非難定律難定黃鐘難夫律者候氣之具而黃鐘者十二律之本也黃鐘舛矣何所據以起律律舛矣何所據以候氣蓋自漢司馬遷徒聞黃鐘得律長九寸遂以九寸爲黃鐘正管歷晉魏周齊隋唐五季以及于宋悉祖其說獨韋昭以九寸爲黃鐘之變蓋嘗考劉恕通鑑外紀長孫無忌隋志并呂氏春秋所載黃帝命伶倫取竹制律斷兩節間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曰含少乃知黃鐘之管實三寸九分而九分者則鐘升數之極而爲蕤賓之管所謂黃鐘之變是也藉令黃鐘九寸則管極甚長聲極濁數極多安在黃鐘之謂君君尊也上也貴也貴數少賤數多

數少者居上數多者居下卽如太極數一陰陽數二四象數五行數五萬物數萬而君之者一太極耳天子數一二公數二三公數三六卿數六九牧數九百官數百萬國萬民數萬而君之者一天子耳故宮爲君數少自是而商爲臣則多角爲民則又多徵爲事羽爲物則又多然則極少者黃鐘之數也黃鐘以時子半也子半陽生極清自是漸濁至午而濁甚午以後漸減至戌亥而又清卽如人性之清亦莫如子夜後乃漸濁濁而後漸清蓋聲之清濁在上下升降飛沉之間誠升陽卽大如雷霆不爲濁誠下降卽細如蟻蟻不爲清清上濁下清貴濁賤故宮清于商商清于角徵濁于角而角濁于羽然則極清者黃鐘之聲也黃鐘極清太簇以下以漸而濁至蕤賓而極大呂次清夾鐘以下以漸而濁至林鐘而極極則以漸而清復轉爲黃鐘矣卽黃鐘三寸九分算之由黃鐘而大呂增六分由大呂而太簇增九分而夾鐘而姑洗而仲呂而蕤賓其所增莫不九分也由蕤賓而林鐘減六分由林鐘而夷則減九分而南呂而無射而應鐘而黃鐘其所減莫不九分也獨黃鐘之于

大呂蕤賓之于林鐘增減與他律不同何者大呂當五陰之盛一陽始生陽雖進而尙弱林鐘當五陽之盛一陰始生陽雖退而尙強則其增減宜以三分之二耳蓋氣之升降自有次升以漸降亦以漸故曆家二十四氣每氣推算不差毫忽今若計以司馬黃鐘九寸上下相生損益之法則黃鐘至大呂減六分奇大呂至太簇減三分奇太簇至夾鐘減五分奇夾鐘至姑洗減三分奇姑洗至仲呂減五分奇仲呂至蕤賓減三分奇而自蕤賓至應鐘至黃鐘所謂增之數亦各參差不順揆之氣序必不其然而唐宋儒者以相生損益者專在隔八遂至遷就分數失厥本原不知所謂三分損益者以子午二律爲經十律爲緯左右對待俱得數一百二十九分而言而不在乎隔八所謂隔八相生者以正徵循環無窮而言而非謂黃鐘十二月之陽氣能下生六月林鐘六月之陽氣能上生正月中間四五月皆無生氣也損益自損益隔八自隔八而世儒不講軌遷就附會以成其術乃有相生至仲呂而窮之說自往而不返之說有生氣始南事四十八律以足六十律之說有虛宮不用

之說正由黃鐘一差百孔千瘡勢所必至矣夫惟原黃帝三十九分之舊味韋昭以九寸爲黃鐘之變之言裁司馬九寸之文越唐宋諸儒相傳之誤先以三寸九分正黃鐘之管然後諸律以漸而增以漸而減一如前法無凌躡無參差乃以置諸密室緹縵之中實灰而候之庶乎氣可應樂可作萬事萬化可興蓋愚讀漢志曰至治之世天地合而風氣正氣正而十二律定嗟乎其得之矣

黃輝曰昔者黃帝截竹造律制鐘協箏律用中氣箏用節氣律則鳳之節節也呂則鳳之足足也夫以軒轅之神御伶倫之聰律本默成而氣順自然矣何氣之候哉氣者爲律以待氣而就氣以驗律也夫氣無心也以有心待之其不盡驗也夫何怪何者神不調氣聰不造微而法之工密是主則合者偶然而不合者固也漢殿中視玉律十二靈臺用竹律六十竹管取其自然員虛玉管取其慎密而潤其用也按曆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爲所動者其灰散爲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厥法甚詳然開皇用之不甚驗牛弘引故記寬猛縱暴之感爲隋文所窮隋文不

足道也而弘對則良失之據漢志太史以候狀聞效則和否則占是自漢以前業有不驗矣所占不可知然皆命曰不和是惡可以智力移灰衡哉隋書以爲律有相生有相攝相生者相變相攝者相通相通相變者異時而各應相通者同月而繼應應有早晚者非正律氣乃律子相感寄母中應也審若是則古之飛灰效和獨無子母乎若之何不相通而寄應耶然信都芳候雲色制輪扇與管灰相應若符契張文收斷竹十二吹之和叩之亞鐘皆應布管飛灰如月悉驗又何奇也毛爽以爲後漢尺長杜夔憑制律候氣灰不飛奏依汲冢玉尺灰乃飛芳與文收之先後所用尺漢耶汲冢耶不可知也然爽固隋人言尺律之效飛灰已矣彼其于和不和未暇也或曰候氣非難制律難制律非難協古尺度難是則疇不知者顧律呂寸分諸家互異卽黃鐘一管已若聚訟然宮五土也而李文利以爲極清妄人哉從古則今尺必不可用也唯司天表尺較布尺八寸而強實郭守敬所定守敬精律曆必非苟然者試取黑黍之中粒者而衡累之九十其粒命曰九寸適與表尺合以截竹

管竅上下均容一千二百黍者吹之與人之最下者一聲合是黃鐘之管也持是而候氣必驗乎曰未之敢知也漢法藏律內卑外高蓋本子午未爲主隋乃樹之疑無以迎氣然沈括朱子取之今宜何從焉古者竹灰黍皆取之有地古今地氣土宜之變已不可執又漢殿中玉律以候月靈臺竹律以候日昔人謂月律當一上一下生如次日律當用蕤賓從重上生乃史遷劉歆京房淮南之說孰爲是正必可行于今無疑耶沈括發明隋志以爲冬至陽氣距地九寸然地有高卑將烏乎準之蔡季通欲多截竹以擬黃鐘之管則吾恐伶倫之竊笑也愚以爲管有定氣無形以有定待無形毫忽易謬而信不可知矧曆象歲差推步多爽卽先後二至五日間說已遷就猶不必驗也宜管氣之候猶表測影也晷長爲潦短爲旱奢爲扶氣之和逆胡獨不然哉借令律尺法制一如古人乃氣固淫厲垂縮管亦且奈氣何哉周衰不乏神瞽漢以下不乏信都芳張文收然則其爲樂可知已班固有言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嗟乎是黃帝之樂也

王肯堂曰按司馬彪續漢書候氣之法于密中以木爲案置十二律管各以其方實以葭灰覆以緹縠按律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爲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厥法甚著迨隋開皇時倣用之而有不盡應者氣至有早晚灰飛有多少牛弘以政有寬猛臣縱君暴所感有異顧安有旬朔之間方緩而遽陵既暴而且弛者故高祖難之而弘無所對也毛爽以爲相生者相變相攝者相通相變者異時而各應相通者同月而繼應應有早晚者非正律氣乃子律相感寄母中應也其說亦不無遷就夫飛灰昔嘗應候矣其時獨無子母乎其子母猶不相攝而通乎彼其所稱引後漢尺度稍長魏代杜夔以之制律候氣而灰悉不飛至其父栖誠奏依汲冢玉律制管灰乃飛則氣之應不應應之早不早律爲之也政治子母曷故焉隋樂惟奏黃鐘一宮擊止七鐘五鐘設而不擊謂之啞鐘彼其師心諄古若是而何以責氣之必應至唐而張文收始依古法斷竹爲十二律吹調之而叩五鐘咸應而十二鐘乃畢用用布管灰飛旬月皆驗故曰氣之應不應應之早不早律爲之

也政治子母曷故焉然則候氣非難協古尺度難也遷固律志與京馬
劉焯之徒所稱律呂之長寸分互異而近代李文利又祖呂覽三寸九
分爲黃鐘曰含少之文辨黃鐘九寸之誤揚范信之而王韓非之其書
並行于世學者宜何從焉是律管長短之說不一所當考定者一也律
管長短分既定而今尺又不可用則不能無藉乎累黍言地有肥磽歲
有登耗則黍有大小而又何以據焉魏漢津借聲律身度之言請人君
中指節以爲寸旣諛謬不足道而蔡季通欲多截竹以擬黃鐘之管或
極其長或極其短長短之內每差一分以爲一管淺深且列則中氣可
驗蓋其法至善而無弊顧今推算不無疎謬而時刻又難以正得無以
渺茫無據之管而律因曆誤乎且古之取竹也主其竅厚均者是治之
圓庀度數尤微律書以陽金門山竹爲管河內葭莩爲灰今制或未盡
而據推移以來聲氣之元能無舛哉是律度之說不一當考定者二也
古法埋律地下入地處卑出地處高故曰內卑外高至隋志乃埋管上
與地方而沈存中朱子並取之蓋律之圍徑長短不差則自然與天地

之氣相應故雖斜埋直置皆能受之二說蓋兩通矣若夫黃鐘九寸冬至氣應大寒以下其律漸短其氣漸升者則以陽氣漸藏從微至著其初細弱其勢未揚其後憤盈其勢漸進蓋氣力強弱自然不同非以陽氣之升果以分毫進也沈括發明隋志乃曰冬至陽氣距地面九寸而止故黃鐘應之正月距八寸而止故太簇應之則有不通者矣夫陽之上升本無停息距地九寸八寸而止則九寸八寸之獨無陽乎况地有高卑氣無先後將地之卑者氣先至高者乃後至乎自糝賓以下氣宜降矣而概以升言則天地之氣將有進而無退乎天地之氣陽生于子以漸而進其勢潰盈至于巳而極陰生于午以漸而退其勢衰颯至于亥而窮此自然之運也意者陽氣常升以弱爲降陰氣常降以強爲升陽中之陰卽陰中之陽而降亦可以言升與但謂氣以漸而自子至于亥律以漸而自黃鐘短至于應鐘而所升所短之差多寡異數各不均齊至于應鐘與黃鐘之律相隔四寸三分三釐其交接之際又大懸絕矣豈有天地循環無端之氣而可以往而不返言哉季通亦知其說之

不通也則曰陽之生始于子午雖陰生而陽之生于上者未已至亥而後窮上反下陰之生始于午子雖陽生而陰之生于上者亦未已至巳而後窮上反下律于陰則不書故終不復始亦近于鑿矣竊意樂止五聲而宮商角徵羽但以清濁高下爲差而已長者聲下而濁短者聲高而清宮最濁商次之羽最清徵次之角則介乎清濁之間故因其長短以爲君臣民事物之等而緩急疾徐之節則必因律而定氣進則急急則音節疾氣退則緩緩則音節徐故候氣者因氣之強弱而視其緩急也其節甚略豈必過爲分晰哉夫氣在天地間往來盈縮祇一強弱本無淺深故隨時可候隨地可候隨地之斜埋直置皆可候但不立一準無以取衷必自長九寸空圍九分起數以定中聲乃始有則竊意氣之升降或祇在三寸之間故以黃鐘九寸爲陽之始蕤賓六寸爲陰之始是亦陰陽二老之數試就六九中間三寸爲升降之節或即可附于三分損益之義乎然律者生于無形而成于有形故數形而物具物具而聲出物生于數數生于神者也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之類聖人識

而別之清濁之間以及耳之所不曠從有以至未有細若氣微若聲寄之器存之耳非具睿聖之心以乘聰明孰能存天地之神審音之成形自然之運度哉

范永鑾曰自秦焚六籍之後律呂之學已失其傳而大樂之不正也久矣治道之千古若良有以哉臣思已故教授李文利本之劉恕通鑑外紀長孫無忌隋志并呂氏春秋所載黃帝命伶倫取竹制律斷兩節間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曰含少因而詳加考證以三寸九分正司馬遷黃鐘九寸之誤以太極陰陽五行由一以生二由少以及多見黃鐘數少爲極清以正宮聲爲極濁之誤以左右對待各得一百二十九分正三分損益上生下生至仲呂而窮之誤以正徵循環無窮正隔八相生往而不返之誤畫圖立說昭然可考初非無稽之空談實有據之定論顧編垂成而天不假之年將泯沒不傳矣其兄知縣李元憫其志大而未遂也取而復加校補臣叔副使范輅亦嘗同臣師事文利曾聞其概乃互爲校正成帙因其舊名律呂元聲書臣竊念本以膚淺

于此理茫然莫測其微奧今得此帙而觀之恍若有得者大樂終不能廢故劉恕無忌呂氏存其度於煨燼之餘而臣師李文利并其兄李元臣叔范輅拳拳互相發明於大壞之後臣思不爲之表白焉則文利之志終不能伸而音樂之邪正治道之污隆終無以考驗矣乃謄寫上獻如蒙乞勅廷臣再加詳議如文利之所著果有裨于大樂下之所司試而行之誠千萬世之大幸而文利平生辛勤考究之功亦得以少見于天地間矣

楊廉曰西山先生李公律呂書卽其黃鐘三寸九分算之由十一月之黃鐘至十二月之大呂增六分由大呂至正月之太簇增九分由太簇至二月之夾鐘增九分由夾鐘至三月之姑洗增九分由姑洗至四月之仲呂增九分由仲呂至五月之蕤賓增九分由蕤賓至六月之林鐘減六分由林鐘至七月之夷則減九分由夷則至八月之南呂減九分由南呂至九月之無射減九分由無射至十月之應鐘減九分由應鐘復回十一月之黃鐘減九分其所增皆以九分而所減亦皆以九分惟

黃鐘之于大呂蕤賓之于林鐘其所增減比之他律不同然實各有至理蓋大呂當五陰之盛一陽始生則是陽雖進而尙弱林鐘當陽之盛一陰始生則是陽雖退而尙強固宜其增減僅三分之二也律管長短一本陰陽升降之氣所謂律曆同道于此乃見執事書序高文所謂黃鐘三寸九分升陽漸益至蕤賓而得九寸歸陽漸損至黃鐘仍得三寸九所謂三分損益者以對待言隔八相生以正徵言與夫所謂喉齶舌齒唇之聲證宮商角徵羽之音凡書之要一一拈出以示人可得透其關鍵而得三昧矣今以司馬遷黃鐘九寸上下相生損益算之黃鐘至大呂減六分奇大呂至太簇減三分奇太簇至夾鐘減五分奇夾鐘至姑洗減三分奇姑洗至仲呂減五分奇仲呂至蕤賓減三分奇蕤賓至林鐘增二分奇林鐘至夷則增四分奇夷則至南呂增二分奇南呂至無射增四分奇無射至應鐘增二分奇應鐘至黃鐘增四寸三分奇曆家一十四氣每氣算之不差毫忽若一氣短二分奇又一氣短三分奇又一氣短四分奇又一氣短五分奇又一氣短六分奇又一氣短四寸

三分奇則月之大者過于三十日月之小者不及二十九日不惟無以成歲而律管候氣亦不可用矣陽氣自冬至後以漸而升而律反減則氣有餘而管不足陽氣自夏至後以漸而降而律反增則氣不足而管有餘其亦背馳之甚哉謂司馬遷之差其差處正在于此至于從前宮羽之舛此清濁之逆施正由黃鐘一差諸謬所必至者而不俟于深言也廉嘗見歛人鮑希泰止著天心復要書以明曆大概氣朔八十年一齊曆家每歲二十四氣于時之八刻中往來無定鮑書所排節氣之交皆有定刻中氣之交亦有定刻如冬至乃十一月中氣定在十二時之五刻歲歲如此餘氣之定在某刻者亦然朱子謂曆有一定之法後人不知只是趕趁天之行度然則鮑書豈非有一定之法而如是哉知曆者得之則亦可以推算矣嘗以今曆氣朔較之相去特五六時卻是亘古今如此實萬年曆也鮑書謂郭守敬之法未是守敬法卽今曆法我朝仍勝國之舊未嘗改也曆自漢以來亦皆不得其傳而此二人者之獨見如此謂非天授不可也方今聖人在上必有軒轅命伶倫放勳命

義和之盛舉惜無以二書獻之闕下者所係豈細故哉廉于西山蔡氏
書嘗爲之律呂算例于郭守敬法亦嘗爲之綴算舉例然不過爲二家
之註脚亦終于聚鐵鑄錯耳廉于李書窺見一斑半點安敢肆然輒加
語于其上哉

楊繼盛曰世之談經學者必稱六經然五經各有專業而樂則滅絕無
傳論治法者必對舉禮樂然議禮者于天秩不易之外猶深求立異可
喜之說至于樂則廢棄不講全德之微風俗之敝恆必由之良可悲夫
夫律呂與天地相爲終始虎谷王公云律呂之學今雖失傳然作之者
既出于吾人則在人亦無不可知之理特未有好古者究心焉耳蓋律
生聲鐘生律馬遷著之矣而律經聲緯之遞變體十用九之明示則未
之及也圓七分積八百一十分班固著之矣而管員分方旋宮環轉乘
除規員之圓則未之及也六十四聲蔡子著之矣而起調則例及正變
全半子倍之交用調均首末長短相生之互見則未之及也六變八變
九變之用周禮載之矣而以黃鐘祀天神以蕤賓祭地祇以太簇享人

鬼一造化之自然以黃鐘一均之備布之于朝廷宮闈實古今之絕唱則又有出乎周禮之外者也宏綱細目一節萬變信手拈來觸處皆合樂之爲道盡于此矣

黃文裕公佐樂均說曰大學之教成于樂樂必有均均平也以律均聲聲從器出損其過益其不及則音韻平和故曰均樂正受數誦之歌之絃之舞之師事受其成事論說倫理以教世子暨國之子弟使省其文采而志正習其音容而心和故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人元良萬國以貞成均之法也樂之時教大矣哉

黃鐘說曰黃鐘者何黃中之色也鐘音之器也陽氣潛藏故以中色著宮聲也仲冬中氣者何冬至是也節氣有入他月者中氣必在正數之月故也何以首冬至也陽始生也候氣者求聲氣之元推步者求曆元皆以冬至子半爲定天地之心靜極復動暮之日白是周而復始故首之也建者斗所指也子孳也斗建之辰位子正北杓建子昏奎中衡建子夜半東井中魁建子旦角中一陽初復子陰極是謂辜月其宿危虛

須女其分野爲齊青州合辰者日躔星紀之次在丑與子合也太極
元氣亟三爲一始孳于子故黃鐘之律置一于子而三之丑三寅九卯
一十七辰八十一巳二百四十三午七百二十九未二千一百八十七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戌五萬九千四十九亥
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謂黃鐘之實以該寸分釐毫絲忽由是
十一律生焉約之九寸歸之正度則八十一分耳其律最長不爲他均
所役當爲徵商羽角則以子聲變數應之生自仲呂爲變律之元八萬
七千三百八十一約之四十三分八釐五毫三絲一忽歸之正度則三
十九分耳黃帝命伶倫斷竹兩節聲出三寸九分故吹曰合少合其無
聲者四十二分則爲全律三十九子半數也陽猶麗陰陰含少陽是以
名也凡律空圍九分徑三分四釐六毫十一律皆如之黃鐘之自爲宮
及金奏登歌下管舞籥和同律凡六說別詳焉

又大呂說曰大呂者何大間之元也呂陽之侶也陰爲陽侶首助黃鐘
宣氣而揚物也季冬中氣者何大寒是也丑紐也斗建之辰位于東北

构建丑昏昴中衡建丑夜半七星中魁建丑旦火中二陽浸長以臨陰
是謂涂月其宿牽牛南斗其分野爲吳越揚州合辰者何日躔玄枵之
次在子與丑合也位雖在丑然蕤賓隔八娶妻則居其衝律書生鐘分
日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二千一百八十七分本黃鐘之
分法也以三乘午上數得之一千二十四者得黃鐘全數二千一百八
十七分之一千二十四也倍午下數得之二百四十三爲一寸二十七
爲一分三爲一釐一爲三毫凡四寸一分八釐三毫爲大呂之半律又
置一千四十四于未而三之申三千七十二酉九千二百一十六戌二
萬七千六百四十八亥八萬二千九百四十四然二陽方長則倍之未
二千四十八申六千一百四十四酉一萬八千四百三十二戌五萬五
千二百九十六亥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四是爲全律大呂之實也以
律法計之八寸三分七釐六毫約以分法得七十五小分二千八百六
十三故律書曰七寸五分三分二強舉大數則正度七十六耳其律長
次黃鐘故亦不爲他均所役當爲徵商羽角則以子聲半數應之生自

蕤賓八萬二千九百四十四約以分法得三十七小分二千二十五舉大數則三十八耳自其爲蕤賓之徵也有婦道焉故損其數抑而自卑則爲清聲及其爲宮下生夷則也有母道焉乃倍其數引而自尊則爲正聲王姬下嫁義殊王宮此樂所以通倫理也大呂之自爲宮及金奏登歌下管舞籥和同律凡六說別詳

又太簇說曰太簇者何太目蓋言天也簇亦爲族奏也進也大奏進目發達萬物也孟春中氣者何雨水是也寅孕也斗建之辰位于東北杓建寅昏參中衡建寅夜半軫中魁建寅日尾中三目于是謂陳月其宿箕尾其分野燕幽州合辰者何日躔娶訾之次在亥與寅合也律書生鐘分曰寅九分八九分者本黃鐘之寸數也以三乘丑上數得之八者得黃鐘全數九分之八也目之重之目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寸法凡得目萬九目十三者八故太簇之實十九萬七千一百六十四雖分自黃鐘九分之八然益林鐘全數三分之一亦無不同也又置八于寅而三之卯二十四辰七十二巳二百一十六午六百四十八未一千九

百四十四申五千八百三十一酉一萬七千四百九十六戌五萬二千四百八十八亥則得太簇之實以律法計之八寸約以分法七十二耳半之則三十六律四寸也半變半律生自變林鐘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二計三寸八分四釐五毫六絲八忽八初約以分法得三十五小分二百一十六舉大數則三十六耳當爲林鐘之徵以子聲半數應之無射之角中呂之羽則以變半數應之顓帝曆首建寅律首應鐘者何斗建則日月會于亥故也太簇之自爲宮及金奏登歌下管舞籥和同律凡六說別詳

又夾鐘說曰夾鐘者何陰陽相夾而爲音之器亦有輔助之義焉夾輔太簇進陽以宣四方之氣無所不達也仲春中氣者何春分是也卯冒也萬物冒地而出象闢戶之形故二月爲天門斗建之辰位乎正東杓建卯昏東井中衡建卯夜半亢中魁建卯旦南斗中四陽制陰而大壯是謂如月其宿心房氏其分野宋豫州合辰者何日躔降婁之次在戌與卯合也位雖在卯然夷則隔八娶妻則歸于酉律書生鐘分曰酉一

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者
本黃鐘之寸法也以三乘申上數得之八千一百九十二者得黃鐘全
數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之八千一百九十三也倍申下數得之二
千一百八十七爲一寸二百四十三爲一分二十七爲一釐三爲一毫
一爲三絲凡三寸六分六釐三毫二絲爲夾鐘之半律又置八千一百
九十二于酉而三之戌二萬四千五百七十六亥七萬三千七百二十
八然四陽方長則倍之酉一萬六千三百八十四戌四萬九千一百五
十二亥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是爲全律夾鐘之實也以律法計之
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得六十七小分九百二十七舉大數則六十
八耳其律長次太簇爲大呂商若爲應鐘之角夷則之徵蕤賓之羽則
以子聲半律應之約以分法得三十三小分一千五百五十七舉大數
則三十四耳生自申申者西方陰氣也陰數縮而應陰聲故其律半位
居卯者東方陽中也陽數盈而和陽聲故其律全易曰帝出乎震又曰
雷出地上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故黃帝以仲

春之月乙卯之日奏咸池顓帝因之爲承雲之樂于象緯爲天帝明堂
大火心星故登歌金鑄易名曰圓鐘者天之象也夷則玉磬應之合爲
宮徵火常西流之象也商之羽徵之角聲應于太簇爲陰角之羽羽之
角聲應于姑洗爲陽天之昏明以日出入自辰以往常在晝自寅以來
常在夜故曰陰陽相夾昏明之交也前三律爲冬至黃鐘自羽爲宮
姑洗以角從之後三律爲夏至函鐘自角爲宮太簇以徵從之登歌
奏于上宮懸應于堂下祭祀大享質明行事以聲召氣天地忻合一清
一濁陰陽調和四時迭起萬物循生是故天神地祇人鬼皆可得而禮
也夾鐘之自爲宮及金奏登歌下管舞籥和同律凡六說別詳

又姑洗說曰姑洗者何陽氣修潔百物皆滌故而成新也季春中氣者
何穀雨是也辰振也斗建之辰位于東南杓建辰昏七星中衡建辰夜
半房中魁建辰旦婺女中五陽失陰而陰消是謂寤月其宿亢角其分
野爲鄭兗州合辰者何日躔大梁之次在西與辰合也律書生鐘分曰
辰八十一分六十四八十一分者本黃鐘之分數也以三乘卯上數得

之六十四者得黃鐘全數八十一分之六十四也四卯下數得之九爲一寸一爲一分凡七寸一分黃鐘之實以二千一百八十七爲法凡得二千一百八十七者六十四故姑洗之實十三萬九千九百六十八雖分自黃鐘八十一分之六十四然益南呂全數三分之一亦無不同也又置六十四于辰而三之已一百九十二午五百七十六未一千七百二十八申五千一百八十四酉一萬五千五百五十二戌四萬六千六百五十六亥則得姑洗之實以律計之約以分法六十四耳半之則三百五十六律長三寸五分變半律生自變南呂六萬九千四十二計三寸四分五釐一毫一絲一忽一抄約以分法得三十一小分六十舉大數俱三十二耳當爲林鐘之羽南呂之徵以子聲半數應之中呂之變宮無射之變徵則以半數應之凡五聲各自本位起數而三之至于辰則八十一分者宮也六十四者角之宮也而徵之五十四商之七十二羽之四十八皆包于其中而各得宮數焉及自黃鐘子位起數至酉寸法各有九算紀陽不紀陰故以九爲上宮則前五後五推十合一爲徵則九

變矣徵合商則八變矣商合羽則七變矣羽合角則六變矣五降之節兩兩成文奏樂一如其算故律書曰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徵九所謂五者以前後言也辰與酉合而聲之變皆會焉故大合樂必以姑洗之月而姑洗南呂從黃鐘爲宮豈非出于天理之自然者乎姑洗之自爲宮及金奏登歌下管舞籥和同律凡六說別詳

又中呂說曰中呂者何施中處也陽氣充大萬物盡旅而西行以啓陰陰陽至此而中也孟夏中氣者何小滿是也故又謂之小呂已止也斗建之辰位于東南杓建已昏翼中衡建已夜半尾中魁建已旦虛中六陽極于純乾是謂余月其宿軫翼其分野爲楚荊州合辰者何日躔實沈之次在申與已合也位雖在已然無射隔八娶妻則歸于亥律書曰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者本黃鐘之實也以三乘戌上數得之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者得黃鐘全數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之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也倍戌下數得之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一寸二千一百八十七爲一分二百四十三爲一釐二十七爲一毫三爲

一絲一爲三忽凡三寸二分八釐六毫二絲三忽爲半律清聲六陽極盛則倍之以位窮于十二辰不待其法故中呂之實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以律法計之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約以分法得五十九小分二千三十九舉大數則正度六十耳其半律清聲舉大數則三十耳爲商爲角全律應之及爲徵羽變宮變徵則半律應之大司樂歌小呂以享先妣者蓋歸于無射則于登歌圓鐘夷則有婦事舅姑之道爲于黃鐘有母道焉黃鐘君象也非諸宮之所能役惟祖禰及祧能役之于童蒙時然用變半律謂之含少豈非孕自純乾之氣哉中呂之自爲宮及金奏登歌下管舞籥和同律凡六說別詳

又蕤賓說曰蕤賓者何陽寓于陰也蕤華垂貌賓所敬也一陰息而爲主于內六陽消而爲賓于外陽不用事陰氣幼少猶敬服之也仲夏中氣者何夏至是也午梧也斗建之辰位于正南杓建午昏亢中衡建午夜半牽牛中魁建午旦室中一陰初始于陽極是謂臯月其宿張七星柳箕分野爲周二河合辰者何日躔鶉首之次在未與午合也律書生

鐘分日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七百二十九者本黃鐘之釐數也。以三乘已上數得之五百一十二者得黃鐘全數七百二十九分之五百一十二也。四已下數得之八十一爲一寸九爲一分一爲一釐凡六寸二分五釐黃鐘之實以二百四十三爲釐法。凡得二百四十三者五百一十二故蕤賓之實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雖分自黃鐘三百二十九分之五百一十二然益黃鐘全數三分之一亦無不同也。又置五百一十二于午而三之未一千五百三十六申四千六百八酉一萬三千八百二十四戌四萬一千四百七十二亥則得蕤賓之實以律法計之約以分法歸之正度則五十七耳半之則律三寸一分四釐正度則二十九耳。凡樂十二均律皆左行聲皆右行右行者天之太極從地數而生氣也。左行者地之元氣從天數而生物也。故黃鐘一均七音至蕤賓而正矣。記曰地乘陰竅于山川午未之間山河地絡在焉。故蕤賓重上生者地代終也。必重上生然後大呂五變寸法皆倍而有聲律陰陽清濁穆羽相和黃鐘之管蕤賓聲應蕤賓之管亦如之。天地于是乎

新合矣故曆則論日起于午宿天之太極從地而右生物以變時律則論斗起于黃宮地之元氣從天而左述氣以生物故左右皆至午七百二十九分以生變律而布期之日成晝夜之用日乘六甲與斗相逢在子則南至爲冬在午則北至爲夏故午悟于子水火交濟而律曆協矣行其綴兆要其節奏此大夏舞于羽所以爲文武之中與黷賓之自爲宮及金奏登歌下管舞籥和同律凡六說別詳

又林鐘說曰林鐘者何林者物之祿也鐘者音之器也言任助黷賓君主萬物使長大祿盛也季夏中氣者何大暑是也未林也斗建之辰位于西南杓建未昏火中衡建未夜半虛中魁未旦胃中二陰浸長以遯陽是謂旦月其宿與鬼東井其分野爲秦雍州合辰者何日躔鶉火之次在午與未合也位雖在未然黃鐘隔八娶妻則歸于丑律書曰丑三分者本黃鐘之絲法也以三乘子上數得之二者得黃鐘全數三分之二也倍子一分得之一爲三寸凡得六寸置二于丑而三之寅六卯十八辰五十四巳一百六十二午四百八十六未一千四百五十八申四

千三百七十四酉一萬三千一百一十二戌三萬九千三百六十六亥
一十萬八千九十八則林鐘之賓歸之正度五十四耳半之不用而用
其變及半變律生自黃鐘含少大祗殺其一分耳陽貞于子爲黃鐘乾
道也父道也陰貞于未爲林鐘坤道也母道也天秉陽垂日星故祀天
神則日月星辰分祀于四望地秉陰竅于山川故祭地祗則山川亦分
祭焉祭地祗必奏太簇祭山川必欲函鐘者子從母母統子也他理向
上則雲漢貫于三河函鐘與蕤賓合而天社天稷應以地道天文向下
則星土達于四海大呂與黃鐘合而嫁娶宗廟應以人道尾箕析木之
津必由鶉火室壁圖書之府必通南極應鐘與太簇合而軒轅之虛黃
龍之體應以天道是故日月會辰而星與岳瀆之氣從之召以陰陽之
聲必合而不可離此咸池大夏歌奏相通所以和雲門大韶也季夏土
王用事月令曰其黃帝其神后土其音宮律中黃鐘之宮然則地祗山
川統于天神亦可見矣林鐘之自爲宮及金奏登歌下管舞箏和同律
凡六說別詳

又夷則說曰夷則者何夷平也則法也陰氣賦萬物而陽猶平施其法也孟秋中氣者何處暑是也申神也斗建之辰位于西南維杓建申昏尾中衡建申夜半營室中魁建申旦昴中三陰閉陽而成否是謂相月其宿參觜其分野爲魏益州合辰者何日躔鶉尾之次在巳與申合也律書生鐘分曰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六千五百六十一分者本黃鐘之毫數也以三乘未上數得之四千九十六者得黃鐘六千五百六十一分之四千九十六也四未下數得之黃鐘之實以二十七爲毫法凡得二十七者四千九十六故夷則之實十一萬五百九十二雖分自黃鐘六千五百六十一分之四千九十六然損大呂三分之一亦無不同也又置四千九十六于申而三之酉一萬二千二百八十八戌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亥則得夷則之實以律法計之七百二十九爲一寸八十一爲一分九爲一釐一爲一毫凡得五寸五分五釐一毫約以分法正度五十一耳半之則二十六律二寸七分二釐五毫也黃帝五十年孟秋之月庚申之日日在翼鳳鳥至其鳴音中夷則作爲

清角含少三寸九分是也周人與商同禘饗而享先妣謂帝饗之妃姜
姬之廟孟子曰是禘宮也舞大護者用商樂之舊而長夷則之上宮奏
之蓋禮以辨異不忘本而後能推本爲之節文樂以統同則推原其自
然以樂吾志而已記曰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
先王制禮以節事修樂以道志其斯之謂與夷則之自爲宮及金奏登
歌下管舞箏和同律凡六說別詳

又南呂說曰南呂者何南任也呂旅也任成萬物旅助夷則以施陽也
仲秋中氣者何秋分是也酉就也斗建之辰位于正西杓建酉昏牽牛
中衡建酉夜半奎中魁建酉旦東井四陰大觀以勝陽是謂壯月其宿
胃卯畢其分野爲趙冀州合辰者何日躔壽星之次在辰與酉合也位
雖在酉然太簇隔八娶妻則歸于卯律書曰卯二十七分十六二十七
分者本黃鐘之毫法也以三乘寅上數得之十六者得黃鐘全數二十
七分十六也倍寅下數得之三爲一寸一爲三分凡五寸三分又置
十六于卯而三之辰四十八巳一百四十四午四百三十二未一千二

百九十六申三千八百八十西一萬一千六百六十四戌三萬四千九百九十二亥十萬四千九百七十六則南呂之實也以律法計之約以分法歸之正度四十八耳子聲半數在前不用與林鐘同變律五寸二分三釐一毫六絲一勾六抄生自變太簇約以分法得四十七小分三百二十四半之數二十三小分一百六十二律則二寸五分六釐七絲四忽五勾三抄也蓋由中呂復生含少然後變律用其半故正半律在中呂之前無所用之然西實南呂之本宮也樂變始自羽之本宮故必移宮換羽小大相成而後中聲得焉然始終條理不過黃鐘一均五音而已律書曰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律紀陽用九故南呂以羽從宮推十合一徵之羽姑洗九變歸黃鐘宮所謂若樂九變者也羽之羽蕤賓七變合角之羽大呂六變歸宮所謂若樂六變者也故樂之成宿律之生也宮五會于姑洗辰位則徵九在焉豈非天地自然之數乎蓋羽水調也天一生水人物之生皆始于水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此樂之所以變也然宮必逐羽清角發徵商必刻羽流徵生宮水常和

土由地中行則不至于濫溺矣否則充爲少女昴爲胡星乘酉之王亦何所不至哉徵盛則宮王角動則羽竭是故舜歌南風焉其律自北而南其聲自角而徵蓋南呂者南風之呂也南呂之自爲宮及金奏登歌下管舞箏和同律凡六說別詳

又無射說曰無射者何射厭也言陰氣已盛而陽氣猶布德于萬物亡厭已也季秋中氣者何霜降是也戌入也斗建之辰位于西北杓建戌昏虛中衡建戌夜半昴中魁建戌旦七星中五陰剝陽而陽消是謂玄月其宿奎婁其分野爲魯徐州合辰者何日躔大火之次在卯與戌合也律書生鍾分曰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五萬九千四十九分者本黃鐘之絲數也以三乘酉上數得之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者得黃鐘全數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之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也四酉下數得之置諸戌而三之亥九萬四千三百四則無射之實也六千五百六十一爲一寸七百二十九爲一分八十一爲一釐九爲一毫一爲一絲凡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歸之正度則四十五耳半

之二十三律二寸四分四釐二毫四絲也周人禘樂用夾鐘爲歌奏以無射之調其武音與律者述也述斗氣達乎物也凡音之起者本焉武王以夷則畢陳黃鐘布戍太簇布令而反及蕤內以無射布憲施舍于百姓故謂之蕤亂亂者樂之末章也其曰優柔容民者蓋樂本人情之所不能免象政以節樂遲久以合情必下管象而舞武者象簡南籥爲武音也必用無射清商者明武王善繼文王之志其不貪商與服事殷者一而已周公修武象而益以勺者關雎之亂所謂胥鼓南也物無非道而文王之政不可忘者皆形于象故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季秋享帝明堂則合生氣而去商聲焉登歌長夷則之上宮以應圓鐘象祖之所自出也宮縣合奏擊拊以應歌夷則圓鐘以黃鐘倡凡樂六變羽角起焉無射中呂以太簇和凡樂八變徵商起焉角羽倡而商徵和者避商聲也黃鐘起角羽姑洗南呂也六變黃鐘爲圓鐘羽夷則角太簇起徵商亦姑洗南呂也八變太簇爲中呂羽無射南六同隨律亦如之商化爲角則秋宮春律矣九變必起于姑洗者宮歸

宮則羽之角歸大呂商歸商則徵之角歸應徵陰陽離合之道也韶夏
漢武合于雲咸歌奏以反爲文者如此然則律呂之數豈有往而不反
者哉無射之自爲宮及金奏登歌下管舞箏和同律凡六說別詳

又應鐘說曰應鐘者何應言聲鐘言器也歲功皆成有徵陽起接盛陰
而應其來復也孟冬中氣者何小雪是也亥亥也斗建之辰位于西北
維杓建亥昏危中衡建亥夜半參中魁建亥旦翼中六陰極于純坤是
謂陽月其宿東壁營室其分野爲衛并州合辰者何日躔析木之次在
寅與亥合也位雖在亥然姑洗隔八娶妻則歸于巳律書曰巳二百四
十三分一百二十八二百四十三分者本黃鐘之釐法也以三乘辰上
數得之一百二十八者得黃鐘二百四十三分之一百二十八也倍辰
下數得之二十七爲一寸三爲一分一爲三釐凡四寸六分六釐又置
一百二十八于巳而三之午三百八十四未一千一百五十二申三千
四百五十六酉一萬三百六十八戌三萬一千一百四亥九萬三千三
百一十三是爲應鐘之實也約以分法得四十二小分一千四百五十

八律書曰四寸二分三分二變律生自變姑洗四寸六分七毫四絲三忽一勾四抄餘一算舉大數則皆四十二耳冬至日陽升自黃鐘六變則爲應鐘變宮故曰六間應鐘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大合樂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其朔鼓之律乎小大相成羽莫細于應鐘故應鐘起羽乾坤二維皆動圓鐘合黃函之羽姑洗爲宮黃鐘合姑夷之羽中呂爲角終始相生角莫窮于中呂故鐘起于羽巽艮二維皆動無射合太南之羽蕤賓爲徵太簇合應蕤之羽夾鐘爲羽此雲門咸池所以調陰陽也一陰一陽相召交應宮縣必協必鐘球焉應鐘之角羽圓鐘夷則也六變而太簇爲函鐘徵其徵商則爲蕤賓大呂大呂之商徵亦圓鐘夷則也八變而姑洗爲南呂徵其羽角則爲無射中呂流徵所以和清角者非咸池承雲與中呂上應夷則羽下應大呂角九變則歸于大呂爲角合黃鐘矣圓鐘上應夷則徵下應蕤賓羽九變則歸于應鐘爲羽合太簇矣記曰聲相應故生變又曰節奏合以成文立樂之方此其要也不然則十二施宮繁焉能簡哉羽比于角則民不窮徵流于商則物不匱此

中呂宣中氣應鐘俾先後穆羽相合者也應鐘之自爲宮及金奏登歌下管舞箏和同律凡六說別詳

又詩樂說曰古者燕享通用之樂歌每句之中字字律呂堂上之歌皆用黃鐘以象君堂下合樂則用清商以象臣其二南之時事殷之義乎朱子得諸趙彥肅以爲詩樂今從之俗呼正宮越調與蔡元定所錄燕樂相同因併以合四一上勾尺工凡六五譜焉夫樂居六經之一雖備于聲容而其本原則詩也史記孔子刪詩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曰始則學者所當肄也周衰樂崩錯雜無倫賴聖人正之故曰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當時必有聲譜不止于辭而今不傳觀笙詩有其義而無其辭則有聲可知已清廟之瑟不以簫管亂人聲故有倡有嘆倡者發歌句也嘆者繼和其聲也詩詞之外必有疊子散聲以發其趣雅則合以匏竹春秋傳伶簫及鹿鳴之三是已風亦名鄉樂未乃合之故謂之亂燕禮曰笙入三成遂合鄉樂若舞

卷之五十

則勺勺告成大武之樂歌也蓋韶奏黃鐘武奏無射孔子所以合韶武者謂雅頌合黃鐘爲宮鄉樂皆無射清商故耳世疑其直以一聲協一字無復倡嘆而不知頌與風雅體固殊也惟合樂笙歌並作溺音得以亂之故論爲邦曰樂則韶舞放鄭聲後世有作因是審焉本九德之歌爲九成之樂用雅頌之正戒鄭衛之淫則古樂興矣詩樂之自爲宮及金奏登歌下管舞箏和同律凡六說別詳

又曰燕樂各止三終者以反爲文也諸侯燕禮大射以爲正樂下達大夫士庶人鄉飲酒禮皆用之鄉射正樂惟合樂三終而已獨燕禮下管新宮無傳焉天子之樂頌合大雅故曰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樂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蓋臨下議政口之所道非德性不言言之有序卽雅頌所奏者也象勺謂象節箏止合二南而不他及他及則鄭衛矣故天子不聽以養德也樂譜宮羽相變角徵接商以喉齒牙舌唇迭轉五聲張子曰古樂不可見蓋爲今人求古樂太深始以古樂爲不可知只以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求之得樂之意蓋盡于是詩只

是言志歌只是永其言而已只要轉其聲令人可聽今日歌者亦以轉聲而不變字爲善歌長言時卻要入于律律則知音者知之知此聲入得何律古樂所以養人德性中和之氣後之言樂者止以求哀故晉平公曰音無哀于此乎哀則止以感人不善之心歌亦不可以太高亦不可以太下太高則入于噍殺太下則入于嘽緩蓋窮本知變樂之情也斯言眞確論哉蓋按樂記有肆雅三官其始也首肆三雅鹿鳴四牡皇華一歌皆一終皆黃鐘清宮也俗曰正宮歌既終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間歌魚麗笙則由庚又歌南有嘉魚笙則崇丘又歌南山有臺笙則由儀三笙皆無詞而三歌亦皆黃鐘清宮也笙入三成遂合鄉樂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芣采蘋亦皆三終皆無射清商也

又鐘律說曰象數與天地合而生鐘律出于象數皆天造地設之自然也故黃鐘爲聲氣之元萬物之本原生于氣起于伶倫取嶰谷之竹制十二管吹以准鳳鳴用生六律六呂之制以候氣之應而立宮商之聲以應五聲之調鳳有雌雄其鳴不同陽律候于鳳陰律擬于凰然後協

和平聲候氣不爽古者以律管起尺度由母生子也後世以尺度定律管以子證母也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如五季王朴聲與氣而俱失其係豈小小哉太史公言黃鐘始于聲氣之元班固謂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風氣正而十二之律定後世求律乃欲求于黍于尺于斛于錢于隔其可乎甚至時君之指節則謬又甚矣故聲氣之元非鳳鳥之靈不能協非阮咸氏之神不能解非祖冲氏之密率不能算前代之和峴胡瑗阮逸李照范鎮司馬光劉几楊傑諸賢之彼此紛議終不能以相一周敦頤程頤張載氏之餘論皆未究其要崇寧黥涅魏漢津亦敢妄談鼎樂之法不知量矣南渡後建陽蔡元定者神解不減于阮妙算不減于祖冲積有年所而鐘律書成朱子以其所論多近代之未講而皆不離于古人之成法先求聲氣之元而必因律以生尺蓋其卓然獨得而爲朱子之所深取也後之講鐘律者幸生建陽之後推廣其所述以爲時君世主制樂之資不必強生穿鑿歸之談河盡併而已也大明當夫天地之氣正而鐘律亦隨而正蔡氏之不得典樂受詔使蕭韶

之治復見于後世者吾黨豈無望于今焉若雜說之泛濫旁論之紛拏雖范鎮樂律房庶樂書吳忠律志皆依朱子成說今欲求黃鐘律管從長周徑累積的實定數者須多截管候氣蔡氏之說先多截竹以擬黃鐘之管或長或短之內每差纖微各爲一管此諸管埋之地中伺冬至時驗之若諸管之中有氣應者卽取其管而計之合于造化自然非人力可爲卽以此管分作九寸寸作九分分作九釐釐作九毫毫作九秒秒作九忽以合八十一終天之數及元氣運行自子至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凡用此管三分損益上下相生由此又取此管九寸作十分分作十釐釐作十毫毫作十秒秒作十忽以合天地五位終于十之數乃以十乘八十一得八百一十分以八百一十分配九十分管知此管長九十分空圍中容八百一十分卽十分管空圍中容九十分一分管長空圍中容九分凡求度量衡皆由于此

又密率推算說曰算之有法尚矣惟宋祖冲之密率乘除乃古今算家之最蔡氏律本旣正又必以祖氏之算推之得圓周長的計十分六釐

三毫六秒八忽萬分忽之六千三百一十二又以圓周求徑計三分三釐八毫四秒四忽萬分忽之五千六百四十五又以半徑半周相乘仍得九萬萬忽通得面畧如此則黃鐘之廣與長及空圍內積實皆可計矣故面畧計九方分深一分管則空圍內當有九五方分深九方分管計九寸則空圍內當有八百一十五方分此卽黃鐘一管之實其數與天地造化無不相合此算法所以成也算法既成之後或以竹或以銅別爲之依其長各作八十一分以爲十二律相生之法又依其長作九十分乃取九十分之分計三分三釐八毫四秒四忽萬分忽之五千六百四十五以合孔徑如此則圓長面畧與夫空圍內積自然無不諧會又中黍闡律說曰黃鐘何自而生乎生于元氣而合乎造化之氣故黃鐘發造化之秘爲聲氣之元是爲律本嶠谷之管天生自然之氣也羊頭之黍天生自然之物也以天生自然之物實天生自然之氣容受多寡而分寸短長見焉十一律由是而損益度量權衡由是而受法程子曰黃鐘之聲亦不難定將上下聲考之得其正卽將黍以實其管看所

實得幾粒然後律可定也胡氏定樂取羊頭山黍用三等篩子篩之取中等者定焉要之古人以秬黍中者實其龠則是先得黃鐘而後度以黍不足則易之以大有餘則易之以小約九黍之長中容千二百黍之實以見周經之廣以生度量權衡之數大約以黍闡律非以律生于黍也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必前先去于聲氣之元次證之以累黍則得之矣

又樂聲說曰樂自天作樂由陽來至和之發也其治心也德盛而後知樂其治人也功成而後作樂至和之極也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故天地有自然之律人聲有自然之和天籟氣機相爲動盪如五聲八音清濁高下出乎口入乎耳自有一定中和條貫惟聖人爲能察之故曰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昔黃帝命伶倫作律呂從有以至未有得細若氣微若聲因神而存之以定黃鐘爲律本迨周衰樂廢孔子反魯正樂而得其所謂翕如純如皦如繹如以至于成也則豈非天聰之盡哉故古

聖人之爲鐘律者率皆以耳齊其聲以樂爲和人聲設也樂生于心斯發于聲人心慘則聲哀人心舒則聲和然人心復因聲之哀和亦感而舒慘則韓娥曼聲哀哭一里愁悲曼聲長歌衆皆喜忭斯之謂矣是故喜怒哀樂四者隨物感動播于形氣叶律呂諧五聲而謂之爲樂聲和樂作而喜怒哀樂皆中其節是爲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天且不違而况人乎朱子亦曰音律氣也故相關又曰天人無間正此之謂矣此審音知樂爲治律大原聖人復起無以易也

又樂器說曰夫審音爲治律大原尚矣而人之聲寄于器器卽律也唐禮樂志曰聲無形而樂者有器古之作樂者知夫器之必有敝而聲不可言傳懼夫器失而聲遂亡也乃多爲之法以著之故始求聲者以律而造律者以黍自一黍之廣積而爲分寸一黍之多積而爲升合一黍之重積而爲銖兩此造律之本也故爲之長短之法而著之于度爲之多少之法而著之于量爲之輕重之法而著之于權衡是三物者亦必有時而敝則又總其法而著之于數使其分寸銖兩皆起于黃鐘

然後律度量衡亦可以制律不幸而皆亡則推其法數而制之用其長短多少輕重以相參考四者既同而聲必至聲至而後樂可作矣夫物用于有形而必歟聲藏于無形而不竭以有數之法求無形之聲其法具存無作則已苟有作者雖去聖人于千萬歲後無不得焉此古之君子知物之終始而憂世之慮深其多爲之法而丁寧纖悉可謂至矣宋司馬光曰夫所謂律者果何如哉向使上之律存則吹其聲而知聲度其長而知度審其容而知量校其輕重而知權衡今古律已亡矣非黍無以見度非度無以見律律不生于度與黍將何以從生耶夫度量衡所以佐律而存法也古人所爲制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爲三者雖亡苟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又謂後世器或壞亡故載之于書形之于物夫黍者自然之物有常不變者也故于此寓法焉今四器皆亡不取于黍將安取之凡物度其長短則謂之度量其多少則謂之量稱其輕重則謂之權衡然量有虛實衡有低昂皆易差而難精等之不若因度求律之爲審也非謂太古以來律必生于度也特以近世古律不存故返

從度法求之耳斯二者之言皆精也

又求聲氣說曰古樂旣亡欲求聲氣者宜何施而可亦惟依法以千二百黍求長九寸空圍九分之管使其和也則已如有不和必其黍之顆與管之分未當也則惟本吾之平其心易其氣徐聽人聲之高下上下考之以求其中聲蓋人之聲無古今一也以聲考律以律定器九寸之管千二百黍之實乃可以意定而神解何古尺之分寸與黍之大小不可考矣即今上黨之黍有最大者次者不一想古初所用安知爲最大次大者哉又安知其律之分寸視後代何尺爲當哉但以人聲察之以耳聽審之以九寸千二百約之且卽斯可以度尺數與黍顆或宜用黍最大者次大者千二百可當長九寸空圍九分之積恍然有得卽可頃刻而決也夫古聖賢自無生有制爲器數原從人聲出之今有其器數而猶不能審聲以還其本原也則吾不知其可矣故程子曰黃鐘之聲亦不難定但自有知音者將上下聲考之旣得正便將黍以實其管看管實得幾粒然後推而定法可也張子曰律呂有可求之理德性淳厚

者必能知之朱子曰樂之爲教今無師授當立一樂學使士大夫習之必有精通者出三說皆探本之論也

又三分損益圍三徑一辨曰宋書云三分損益上下相生此其大略猶曆言斗分四之一耳斯言誠是也蓋由三分損益分寸而下以布之釐毫絲忽微細其數至于不可行乃其管則何以量絲忽哉古人治律第約管之九寸以千二百黍實之與人聲和爲黃鐘大率三分損益以生十二律如是而已即使后夔周公師曠同時制律豈能必律尺之毫忽皆相似耶歷代尺度微有不同亦其常耳蓋三分損益猶曆言斗分四之一爲大略若密布歷分則斗分四之一猶有畸零多寡異數也古律言黃鐘長九寸圍九分徑三分圍三徑一亦自其大率言之若布密率則圍三徑一猶有奇也古人言概而後人發其詳正以相成而不以相害諸儒乃辨如聚訟咸詆三分損益圍三徑一爲非是其不知由其大率布至毫釐總之不出三分損益圍三徑一之外乃所以發明其三分損益圍三徑一之精義也不觀之易乎孔子繫易但曰三百六十當期

之日亦自大略言之若密布則以氣率期爲三百六十五日有奇以朔率期爲三百五十四日有奇無害其爲三百六十也然則古人論曆爲三分損益圜三徑一庸何傷今學者一有所得而概詆古人立論之非然則孔子之論曆亦非耶是故拘古大略之言而不推見至隱以至律曆之失所也固不可苟有所得正以發古人未發之實而乃詆古人爲非是也亦不可

又三分損益上下相生說曰呂氏春秋季夏六月紀曰黃鐘生林鐘林鐘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鐘應鐘生蕤賓蕤賓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鐘夾鐘生無射無射生仲呂三分所生益之一生以上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爲上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爲下淮南子曰黃鐘位于其數八十一主十一月下生林鐘林鐘之數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簇太簇之數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呂南呂之數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四主三月下生應鐘應鐘之數四十二主十月上生蕤賓

蕤賓之數五十六主五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則夷則之數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夾鐘夾鐘之數六十八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四主四月極不生之二說者應鐘以前上下相生之數與還固律志同而蕤賓以後與還固不同蔡季通謂呂氏淮南上下相生雖大呂夾鐘用倍數則一然不過以數之多寡爲生之上下律呂陰陽皆錯亂而無倫近鄭世子以呂氏淮南爲是而不用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謂長律下生短律左旋隔八短律上生長律右旋隔六以勾股算術布之周而復始以余論之皆殊塗而同歸也夫三分損益自管子言之無以易矣呂淮南法由黃鐘至應鐘與還固同勿論獨蕤賓以後之各異者蓋呂氏淮南以黃鐘至仲呂皆屬陽蕤賓至應鐘皆屬陰朱子亦主此說謂子黃鐘復卦一陽丑大呂臨卦二陽寅太簇泰卦三陽卯夾鐘大壯卦四陽辰姑洗夬卦五陽巳仲呂乾卦六陽午蕤賓姤卦一陰未林鐘遯卦二陰申夷則否卦三陰西南呂觀卦四陰戌無射剝卦五陰亥應鐘坤卦六陰以

此爲陰陽故自蕤賓之數變下爲上而上生大呂以陰生陽大呂變上爲下而下生夷則以陽生陰相生以至于仲呂非錯亂之無倫也遷固則謂從子至亥黃鐘太簇姑洗陽之陽也林鐘南呂應鐘陰之陰也陽生陰退故律生呂言下生呂生律言上生蕤賓夷則無射陰之陽也大呂夾鐘仲呂陽之陰也陰升陽退故律生呂言上生呂生律言下生蕤賓而後固在陽倍之于數旣倍故陽反四上生益而陰反倍下生損相生以至于仲呂與呂氏淮南其究竟一也蓋二說一以陰陽正位言一以陰陽易位言于理皆合總之于黃鐘之位子其數八十一主十一月相生至于仲呂位已其數六十主四月一無所異耳遷固左旋八八爲伍以自黃鐘而下其相生固分上下而一以左旋順數併本位爲隔八以相生鄭世子以下生左旋隔八上生右旋隔六以相生是其左旋之八仲呂可生黃鐘猶夫右旋之六仲呂可生黃鐘其數不同其歸一也故曰殊途而同歸第鄭之說較遷固爲簡約而其勾股術布周而復始則獨優于往昔矣

盧寧曰凡物皆氣凡氣皆聲凡聲皆心律呂之道奧疏天地幽通鬼神
妙與聖賢機育萬彙凡以心聲爲之感通也然律少短則黃鐘吹而林
鐘聽也律少長則南呂吹而太簇聽也厚則已壅薄則已揚廣則已濁
狹則已清題小則促下扁則齎何以和七聲而候元氣也哉夫宣尼稱
韶盡善盡美以告顏淵爲邦我皇明復古樂舍韶何以哉抑聞之樂有
六間六同帝王曆數之序也凡夫天位以典樂是惟合辰而已謂吳元
年丁未歲在星紀明年洪武歲在玄枵惟我皇氏出自陳后顓頊之後
此黃鐘大呂之合也壬午靖難在析木燕分野則太簇起咸池以承雲
門宮唱商和是爲父子作述萬年曆數之象也吾乃今知明之所以王
也夫古樂不講久矣賈誼請興禮樂文帝未遑諸葛可興禮樂漢當末
祚武帝用李延年協律而所造者芝房寶鼎之歌唐宋可知也近代知
音者如李壁作燕享樂譜張充廉作大成樂舞圖呂涇野司成命監生
衛良相輩作詩樂圖譜別爲六調散六館意亦亟矣然徒得聲詩之用
求合聲氣之元苟非其人道焉攸萃恭維聖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

貫振興簫韶使九德之歌九功之舞熙乎助流政教顯然端冕于明堂以臨觀焉而萬民咸于此乎滌邪酌滿保太和于無疆又何事于下博士以考王禹詔太史而試嚴宣耶

嚴嵩曰周禮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祇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聞諸詩肅雝和鳴先祖是聽聞諸書舜命夔典樂教胄子自聖帝明王未有舍是而能以化成天下者矣陛下之聖德復古樂于今日正所急之先務也故敢將順其美于樂記而有補說之作以足陳澹集說之意其所以明樂理也于律呂新書而有補註之作以發蔡元定之蘊所以明樂聲也于伏羲卦圖文王卦圖夏禹九疇圖箕子洪範圖而有解說之作所以明樂理之原也于興樂而有要論之作所以明古禮必可興于今日也不揣愚賤瀆冒奉獻以爲興樂採擇之備覽且四聖圖中非徒寓乎樂理體無不具用無不周有養身之術焉有正心之方焉有修身之要焉有立政之道焉故臣又作四圖用說第一圖用說所

以保聖躬也第二圖用說所以明聖心也第三圖用說所以一聖動也
第四圖用說所以直聖政也爲此將臣所撰四聖圖解二卷樂記補說
二卷律呂新書補註一卷與樂要論三卷共二帙親齋謹具奏聞等因
奉聖旨禮部看了來說臣等竊惟我太祖高皇帝定鼎之後拳拳以復
古樂爲念但時當草創欲爲未就仰惟皇上以義黃堯舜之德際重熙
累洽之運期值百年聖兼述作既制大禮以定天下之式必定大樂以
平天下之情但樂之道廣大微妙非惟情義難明而其所謂制度者亦
失傳久矣西漢去聖未遠樂家有制氏世在樂官但能記其鏗鏘鼓舞
而不能言其義况數千載之後乎今遼州同知李文察奏進樂書乞興
正樂一節臣等看得其所進樂記補說補註等書所以明樂聲樂理樂
原亦有前人所未發者其議于人聲中考定五音以爲制律候氣之本
其法似爲徑截昔宋人楊傑議曰八音皆不能無失惟人稟中和之氣
而有中和之聲八音律呂宜皆以人聲爲度且又言人志詠以爲歌五
聲隨歌是爲依永律呂協奏是爲和聲此皆取之虞書者也李文察所

議似與此合惟我皇上聖德居位懋建中和之極實秉制作之權則考定元聲興復雅樂于今日實惟其時也

全賜曰楚辭咸池承雲九韶爲有虞之樂信然矣簫韶十六管合鐘磬之懸同用四清聲爲清角周人七律益三清聲爲情徵而席昭誤解以爲七音殊不知七音乃五聲兼二變伏羲紀元聲卽有之非待周而後益也朱子鐘律蕤賓重上生者月律也與月令同蔡氏新書蕤賓下生大呂則樂均也與史記同黃鐘以下生者始于丑三分二而三之則得林鐘之實凡律生呂皆如之林鐘以上生者四始于寅九分八而三之則得太簇之實凡呂生律皆如之此則朱蔡之所未及也橫渠以喉齒牙舌唇調宮商角徵羽轉聲而不變字爲善歌今證諸黃帝五鐘宮與角徵常顯諸人而商羽則藏諸用歌奏合則羽比于商徵流於商以反爲文則歸其宮焉是知仁禮義統于聖象夫臣民事物從其君矣此又橫渠之所未及非妙于審聲以知音者不能得也明道以八十四聲分清濁取中聲而上下之今證諸韶本六府三事宮羽之中聲爲清角商

羽之中聲爲流徵移宮換羽角必返宮以水和土以土和火以火化金以金治水水復返土五行合和以正德厚生利用故能降天神出地祇格人鬼而九成焉是天地四時人之七始皆自中聲往返又明道之所未及者亦非妙于審音以知樂者不能得也

何遜曰詩言志今俗樂詞曲各陳其情乃其遺法也歌永言今俗樂之唱詞曲乃其遺法也當歌之時和以樂器之聲與歌聲清濁高下相應是謂聲依永俗樂唱曲應以絲竹乃其遺法也此則小成矣若奏衆音清濁高下難得齊一須律以齊之如作黃鐘宮調則衆音之聲皆用黃鐘爲節太簇商亦然清濁高下自齊一而不亂是謂律和聲俗樂以合四工尺等字爲板眼如作工字則衆音皆以工爲節尺亦然而從律不亂乃其遺法也八音克諧則樂乃大成矣

西園聞見錄卷之五十一目錄 外編

禮部十

樂律後

前言

廖道南 五則

邢雲路 二則

王圻 四則

韓邦奇 二十六則

袁表

黃輝

陶望齡

往行

朱升

陶凱

王景

周洪謨

呂常

費宏

廖道南

張鶚

西園聞見錄卷之五十一

外編

嶺南 張 萱子孟奇甫 輯

禮部十

樂律後

前言

廖道南曰伏考洪武十七年六月庚午太祖高皇帝諭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若通于禮而不通于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于樂而不達于禮非所以振紀綱而立大中聖祖獨稟全智超越千古允升大猷參替萬化故至治馨香達于神明休徵駢疊登諸史策禮樂百年而後興亶其然矣今上光紹聖祖之丕圖肇舉明王之盛典禮崇三典樂備四郊邇者宸翰飛灑親撰圓丘方丘樂章昭煥乾文發揚道妙被之管弦協乎律呂真有以動天地而感鬼神矣惟古帝王之樂莫善于虞莫備于周大司樂以六律六呂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神

祇蓋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曆所以經天時也律所以候地氣也天地相爲經緯律曆相爲表裏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五與地十合而生土其聲爲宮地四與天九合而生金其聲爲商天三與地八合而生木其聲爲角地二與天七合而生火其聲爲徵天一與地六合而生水其聲爲羽五聲相生旋相爲宮于是播之以八音所以宣八風之和聲也諧之以十二律所以順四時之和氣也有元氣而後有和氣有元聲而後有和聲聲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天地之和自應矣請以古樂之可行于今與今樂之有戾于古者言之古者樂律之制陽律從乾陰呂從坤故奏黃鐘歌大呂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鐘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奏蕤賓歌黃鐘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鐘以享先祖蓋人聲與樂聲相比而抑揚高下各有其節今之樂律則職掌于太常寺協律郎傳之既久而寢失其初意用之既殊而不得乎元聲其于陰陽配合之理律呂子母之義未必盡然也古者樂舞之設文舞羽籥武舞干戚故祀天神則舞雲

門祭地祇則舞咸池祭四望則舞大章祭山川則舞大夏享先妣則舞大濩享先祖則舞大武蓋樂舞與樂律相應而綴兆舒疾咸中其度今之樂舞則肄習于太常寺樂舞生朱干玉戚祇繪之于服皇較旄皐弗辨之于佾其于樂師六舞之儀舞師四舞之節恐未必盡然也古者大享之禮所以親君臣也周禮王宮懸凡享食奏燕歌工在上舞位在下琴瑟在堂鐘鼓在庭各從其類無相奪倫今大祀慶成設宴于奉天殿教坊司承應雅俗混淆侏儒雜擾恐非所以祇承上天之餘惠也古者籍田之禮所以重民事也周禮王出入則奏王夏司空除壇農正陳籍鬱人薦鬯犧人薦醴各司其事無相越職今躬耕籍田設樂于先農壇教坊司承應羣伶紛擾衆劇喧阗恐非所以表率下民之先務也凡此數者雖載在令甲相沿有年而關係匪輕釐正宜急宋儒周敦頤曰古者樂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治者遠矣今天地日月之祀旣已復其初郊廟朝廷之樂未盡合乎古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聖人在上作必自今始矣或以爲元聲

難知也古樂難復也曆考載籍樂家之說尙在也論樂之本則有若樂
記載樂之文則有若儀禮自周以降雖失其傳然司馬遷撰律曆書班
固宗之是故有三統之論蔡元定著律呂書朱熹稱之以爲成一家之
言若陳暘則又備載古今之制而無遺者也然欲求元聲當求諸經易
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夫雷也者運天地之元氣以鼓萬物
之出機者也知雷爲元氣之所以發則知樂爲元聲之所以宣矣舜命
夔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我聖祖謂熊鼎曰樂以人聲爲主
人聲和則八音諧矣斯訓也卽舜命夔意也記曰知聲而不知音者禽
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

又曰論樂者宜稽五聲以審八音禮曰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宮孟
子亦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五音也者天地自然之聲也在天爲五
星之精在地爲五行之氣在人爲五臟之聲聲出于脾合口而通之謂
之宮出于肺開口而吐之謂之商出于肝而張口湧吻謂之角出于心
而齒合吻開謂之徵出于腎而齒開吻聚謂之羽宮土行也君象也其

性信其味甘其色黃其事思其位戊己其數八十有一其聲重以舒猶夫牛之鳴缶也而主合也商金行也臣象也其性義其味辛其色白其事言其位庚辛其數七十有二其聲明以敏猶夫羊之離羣也而主張也角木行也民象也其性仁其味酸其色青其事貌其位甲乙其數六十有四其聲防以約猶夫雉之登木也而主湧也徵火行也事象也其性禮其色赤其事視其位丙丁其數五十有四其聲泛以疾猶夫豕之負駭也其主分也羽水行也物象也其性智其味酸其色黑其事聽其位壬癸其數四十有八其聲散以虛猶夫馬之鳴野也而主吐也宮數八十有一下生爲徵徵數五十有四上生爲商商數七十有二下生爲羽羽數四十有八上生爲角角數六十有四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史記曰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氣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又

按洪武十七年聖祖諭禮部臣曰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氣後世之律呂出人爲智巧之私天時與地氣不審人聲與樂聲不比故雖以古之詩章用古之器數亦乖戾而不合陵犯而不倫矣手擊之而不得于心口歌之而非出于志人與樂判然爲二而欲動天地感鬼神豈不難哉余惟十二律生于八音八音生于五聲漢制氏惟傳其鏗鏘歌舞而不得其氣自李延年以新聲進而樂始雜矣宋之胡瑗李炤范鎮阮逸議論雖多而無適于用均之亦未爲得也今之日宜昭宣祖訓勅下所司延訪通樂之儒遴選典樂之官務重其任而不泛視以爲常務久其任而不更易以爲數凡協律郎必擇其行誼端謹音律閑熟者不許虛應故事而卑汚冗濫得以廁其間凡樂舞生必擇其年貌精壯禮義閑熟者不許濫收庸品而瑣屑齷齪得以庸其跡庶乎教之豫而有本習之久而後化而古樂可復矣

又曰稽八音以審十二律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故惟乾也爲天下之至陽而石音繫焉惟坤也天下之至陰

而土音繁焉竹音震革音坎匏音艮雖不同而同于陽皆本乎乾者也
水音巽金音離雖不同而同于陰皆本乎坤者也故石乾者也其風不
周其聲溫栗其音辨立冬之氣也其爲樂也爲玉磬爲馨磬爲編磬爲
離磬爲笙磬爲頌磬爲球爲蹇革坎音也其風廣莫其聲隆太其音謹
冬至之氣也其爲樂也爲鼓爲拊爲鞀爲應爲鼗爲陳爲提爲鼙
爲靈爲建鼓爲足鼓爲盈鼓爲懸鼓匏艮音也其風融其聲崇聚其音
愍立春之氣也其爲樂也爲鳳笙爲巢笙爲大等爲小等爲和竹震音
也其風明庶其聲越其音溫春分之氣也其爲樂也爲簫爲箛爲管爲
篴爲篪爲箎爲箒爲篥爲篳篥爲篳篥爲篳篥爲篳篥爲篳篥爲篳篥
夏之氣也其爲樂者爲柷爲敔爲歌爲止爲筑爲控楊爲舂牘絲離音也其
風景其聲纖微其音哀夏至之氣也其爲樂也爲琴爲瑟爲離琴爲中
琴爲灑瑟爲中瑟爲小瑟土坤音也其風涼其聲含宏其音濁立秋之
氣也其爲樂也爲土鼓爲瓦鼓爲壎爲缶爲瓦塤金兌音也其風闐闐
其聲春容其音鏗秋分之氣也其爲樂也爲鐘爲鐃爲編鐘爲鍾鐘爲

剽爲棧爲鐸爲鐻爲鉦爲鐸樂記曰鐘鼓鏗鏘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聞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忠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蕭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故觀其所感而天下之情見矣余按古樂惟虞韶爲善知樂者惟后夔爲善若孔子在齊聞韶季札在魯觀韶猶能興起于百世之下而況當時之羣后乎嗣是若周之伶州鳩晉之師曠魯之師襄皆能詠歌諷誦以有得于心演繹數暢以不謬其學君子取焉下至漢之鄭玄蔡邕晉之荀勗唐之祖孝孫周之王朴宋之劉几楊傑諸人雖號爲知樂未能如古人之精也今宜精製八音之器務擇所產之地如嶧陽之桐泗濱之石則氣元而不爽調和衆樂之成務辨其旋宮之節如璧之斯合珠之斯聯則樂大而有章以十有二律爲之節度而上則于乾象之文十有二聲爲之劑量而下宣乎月令之氣庶乎有合于古而不失其

正無戾于今而可垂于久矣

又曰稽十二律以審旋宮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是故萬物蘖萌于子紐牙于丑冒莸于卯振美于辰巳盛于巳罨布于午昧夢于未甲堅于申留熟于酉畢入於戌關該於亥陽氣鐘于子也謂之黃鐘其歲困敦其宿虛其次須女其辰星紀其候冬至其卦爲乾之初九陰氣旋于丑也謂之大呂其歲赤奮若其宿牽牛其次建斗其辰玄枵其候大寒其卦爲坤之六四萬物湊地而出也謂之太簇其歲攝提格其宿箕其次尾其辰娶訾其候啓蟄其卦爲乾之九二陰陽相夾而聚也謂之夾鐘其歲單閼其宿心其次房其辰降婁其候春分其卦爲坤之六五萬物潔而齊發也謂之姑洗其歲執徐其宿氐其次亢其辰大梁其候清明其卦爲乾之九三萬物族而西行也謂之仲呂其歲大荒落其宿軫其次翼其辰實沈其候小滿其卦爲坤之上六陰氣繼陽而賓也謂之

糴賓其歲敦牂其宿張其次七星其辰鶉首其候夏至其卦爲乾之九
四萬物成熟而衆也謂之林鐘其歲協洽其宿柳其次井其辰鶉火其
候大暑其卦爲坤之初六萬物夷易而儀則也謂之夷則其歲涒灘其
宿觜其次參其辰鶉尾其候處暑其卦爲乾之九五陽氣旋入于南也
謂之南宮其歲作噩其宿畢其次昴其辰壽星其候秋分其卦爲坤之
六二陽氣無餘而畢也謂之無射其歲闋茂其宿胃其次奎其辰大火
其候降霜其卦爲乾之上九陰陽交應而初閉也謂之應鐘其歲大淵
獻其宿壁其次室危其辰析木其候小雪其卦爲坤之六二是故黃鐘
之實九寸而下生林鐘林鐘之實六寸而上生太簇太簇之實八寸而
下生南呂南呂之實五寸三分有奇而上生姑洗姑洗之實七寸一分
有奇而下生應鐘應鐘之實四寸六分有奇而上生蕤賓蕤賓之實六
寸二分有奇而上生大呂大呂之實八寸三分有奇而下生夷則夷則
之實五寸五分有奇而上生夾鐘夾鐘之實七寸四分有奇而下生無
射無射之實四寸八分有奇而上生仲呂仲呂之實六寸五分有奇而

復生黃鍾而變化無窮矣樂記曰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此聖人作樂之本也夫古樂不復于今久矣自元入中國胡樂盛行我聖祖掃除洗濯會朝清明悉崇古雅觀諸大明集禮所載昭如日星人所共見奈何浸淫日久新聲代變俗樂雜乎雅胡樂雜乎俗而忘遺噍殺之音沉溺怪幻之技作矣孔子曰樂則韶舞放鄭聲又曰惡鄭聲恐其亂雅樂也他日夾谷之會又斥萊夷之舞之焚惑漢臣陳禪亦曰帝王之廷不宜作夷狄之樂夷狄不可亂華者如此固未可委於執師而混之寄象鞅譯也今宜歷考雅樂之章革去胡樂之部凡淫哇之聲有亂乎正音者斥之不使復用凡妖冶之技有出於奇妖者禁之不使復習庶乎風行自近而大道爲公俗正于遠而頌聲可作者矣大明集禮俗樂之名古未嘗有至齊宣王始有今樂古樂之辨漢高祖定天下與故人父老相樂飲酒作大風之歌令沛中童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至武帝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郎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

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園丘使童冠男女七十人俱歌昏詞
至哀帝時詔罷樂府官凡郊祭樂及古兵法樂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
屬他官世祖平隴蜀乃增廣郊祀諸樂曰黃門樂天子宴羣臣用之曰
短簫鐃歌軍中用之其後章帝親製歌詩樂章列在食舉又製雲臺十
二門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魏文帝受禪改漢鐃歌十二曲使繆襲爲
詞言代漢之意併製鞞歌五曲鞞歌未詳其始相傳以爲高帝用巴渝
伐楚其人好歌舞有曲四篇一曰矛渝二曰弩渝三曰安臺四曰行辭
辭既古莫能曉其句讀至魏初乃改作焉晉武帝受禪命傅玄荀勗等
改漢鐃歌代魏鼓角橫吹曲及正旦大會王公上壽等曲梁武帝命沈
約製雅歌外又改漢鼓吹舊曲更造新歌以述功德後魏道武設宮懸
正樂兼奏燕秦吳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又有掖庭中歌真人代歌凡百
五十章北齊武成改漢鼓吹朱鷺等曲惟黃雀鉤竿二曲略而不用諸
州鎮戍各給鼓吹樂人多少以等級爲差唐太宗製破陣樂以象武功
唐玄宗分樂爲二部堂上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下坐奏謂之坐部伎立

部伎有八一日永安樂二曰太平樂三曰破陣樂四曰慶善樂五曰大定樂六曰上元樂高宗所造七曰聖壽樂武后所作八曰光聖樂高宗所造坐部伎有六一曰宴樂張文收所作二曰長壽樂三曰天授樂四曰鳥獸萬歲樂武后所作五曰龍池樂六曰小破陣樂玄宗所作生于坐部伎也又選坐部弟子三百教于梨園號梨園弟子宫女數百亦爲梨園弟子又作霓裳羽衣曲及隋法曲號曰清樂法曲之始卽清商三調並漢氏以來舊曲晉朝播遷其音分散隋文帝平陳得之領于清商署唐武后時惟存四十四曲唐又分清樂謙樂與高麗天竺高昌疎勒等諸番樂總爲十部伎代宗復兩京製寶應長寧樂及廣平太乙樂文宗製雲韶法曲宣宗製新曲教女伶數十百人衣珠繡歌之其歌有播皇猷及葱嶺等曲宋有教坊樂分爲四部凡聖節三大宴爲十九次陳奏間以雜劇繼以致詞稱述德美舞用女弟子隊小兒隊各十次有雲部韶黃門樂也鈞容部軍中樂也元燕樂分爲三隊樂音王隊元旦用之壽星隊聖節用之禮樂隊朝賀用之各分爲十次更迭上奏器服歌

舞俱有節序

邢雲路曰國朝斟酌樂制分祀合祀樂章樂四等曰九奏圓丘方澤祈穀大饗用之曰八奏神祇壇太歲壇先農高禋用之曰七奏朝日夕月大社稷歷代帝王廟用之曰六奏宗廟時祭祫禘社稷用之樂有歌有舞歌堂上舞堂下舞皆八佾有文有武其樂曰中和韶樂曰堂下樂曰丹陛樂曰侑食樂曰大樂其雅樂備八音五聲十二律九奏萬舞之節俗樂有百戲隊舞謳歌之承應祭祀用雅樂太常領之協律郎司樂考協之凡樂淫聲過聲凶聲慢聲若舞失節者皆有糾禁而朝會燕享兼俗樂祇應奉鸞司掌之其樂章有青海平本太初等曲皆近質無爾雅之辭但其器章雖製而未嘗累黍驗律見今太常雅樂及天下學宮所謂大成樂者蓋漢律之餘也至其百歲戲隊舞承應亦元聲之遺者耳又曰考古歷代樂說或興或廢淫雅不同大都古樂漸亡厥初猶未甚也暴秦雖焚樂經焚其文耳乃其樂之器數節奏猶存也曰五行曰壽人卽周之大武房中卽二世娛鄭衛其聲固淫而其宮商律呂豈遽相

遠以故漢興世世在大樂者皆記其鏗鏘鼓舞時故述作文武猶古降
祚等樂而河間與毛生諸雅材類能采著存肄之奈何歷漢迄唐陵夷
一壞于新莽優雜再壞于劉宋梵唄胡聲大羅法曲與金釵梨園輩又
相率而混亂之輕蕩吟哭驚駭噓殺靡所不至大都漢唐創業之初稍
興雅正而後遂凌遲亡當也其間龜茲之七聲雖涉哀怨尚可爲七均
之證若何妥以黃鐘一宮倭人主則餘律幾廢其去亂正之音亦不能
以寸耳宋興制樂初亦可觀嗣是諸儒持議紛如聚訟如去清聲缺匏
土等類皆舛也至李太常周舞論一出則有合于文武陰陽之節而古
樂之儀賴之以存矣宋而金而元率用漢律之樂已不合古而胡元專
尙雜劇隊戲以北鄙殺伐之聲爲辯髮天魔之舞備諸惡態蓋前代猶
以夷亂夏元則胥夏而變之夷也至其樂章則盡易古詩歌爲詞曲俚
褻殊甚百餘年衣冠禮樂悉化爲夷姦聲穢氣大乖天和則古樂漸滅
殆盡而壞亂極矣我明興制禮作樂卓越千古謂極治而獨古樂未盡
復元穢未盡洗故崔銑之言曰今中原夷俗未之能革者俗樂其尤也

然則及時反正在今日矣

王圻曰按周陳以前雅鄭淆雜陳文帝平陳盡得清商樂以其源自漢也謂爲九代遺聲立清商署以肄之乃分雅俗二部如梁之十二雅用諸郊廟朝廷者是也俗部十六調正宮黃鐘宮中呂宮南呂宮各有商羽變宮至唐增高宮道調仙呂爲二十八調皆從濁至清下則益濁上則益清慢者過節急者流蕩其後聲器寢殊或以倍四爲度復有中管之格有與律呂同名而聲不近雅者其宮調乃應夾鐘之律燕設用之蔡元定所謂燕樂是也大抵俗部諸曲悉源于雅樂後失其傳而更爲妖聲艷詞耳唐玄宗又立胡部天寶樂曲皆以邊地名若涼州伊州甘州之類又認道調法曲胡部新聲合作其調惟以羽爲宮于是漢樂又絕矣宋元以來因金人北曲變爲南戲叫噪哀促子女複雜世俗筵宴則用之而教坊之樂有院本有雜劇有釵弄有女舞與此正同淫聲奇伎備矣

又曰古雅樂設宮縣于庭而奏之舞必應歌故太師掌六律六呂合陰

陽之聲登歌合奏擊拊下管合奏鼓鐘無律呂各自分奏之理後世知分而不知合遂以周禮古本以合爲令夫旣掌之矣所令何事豈非悞乎樂府雜錄二十八調宮商角羽並分平上去入而無徵調蓋新樂也七宮多以商名宮而黃鐘反在其後七羽黃鐘首應夾鐘曰中宮調太簇應中呂曰正平調七角則以變宮爲角南呂應無射曰越角應鐘應黃鐘曰大食角七宮復自爲七商黃鐘應無射曰越調太簇應黃鐘曰大食調餘如之雖有聲音律呂其亂可知矣

又曰大戴禮言凡雅二十六篇以鹿鳴爲首漢晉自製詩易之雅遂亡高帝時唐山夫人作房中安世歌十七章以準關雎之辭風亦亡唐裴耀卿守宣州燕飲歌舞南陔六詩聽者感泣蓋借俗樂哀聲以爲僞耳儒生侈爲美談其欺世盜名如此

又曰劍戲戰國時有蘭子者以枝干宋元君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踵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角觥戲本六國所造秦因而廣之漢武帝開上林穿昆明池千門萬戶設酒

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諸戲以觀示之角觝者角其技也兩兩相當角及技藝射御也魚龍漫衍戲漢天子正旦臨軒設九賓樂舍利獸從西方來戲于殿廷激水成比目魚跳躍激水作霧翳日化成黃龍長七尺聳躍而出耀煥日光樂畢作魚龍漫衍黃門鼓吹三通亦百戲之一也蹋鞠之戲蓋古兵勢漢兵家有蹴鞠二十五篇霍去病在塞外穿域蹋鞠亦其事也蹴毬蓋始于唐植兩修竹高數丈絡網于上爲門以度毬毬工分左右朋以角勝負豈非蹴鞠之變歟弄參軍戲始于漢館陶令石耽有賊和常惜其才每宴樂令衣白夾衫令優伶戲弄辱之大中以來弄假婦人又弄婆羅門戲有代面者始自齊神武之弟善鬪戰其以顏雖無威于敵每入陣卽著面具按百戲起于秦漢有魚龍曼延高鉅鳳凰安息五案都盧尋橦走丸跳劍戲車興雲動雷跟挂腹族吞刀履索吐火激水轉石嗽霧扛鼎象人怪獸舍利之戲纂要云梁有高鉅伎蓋今之戲繩也又有舞輪伎蓋今之戲車輪也透三峽伎蓋今之透飛梯也類要云吞刀吐火植瓜種樹之類術皆從西域來

韓邦奇曰夫樂生於心者也有是心而無所寄宣其意于言言成章爲詩而猶未足以盡其意也而歌咏之而猶未足以盡其意也而被之聲容是之謂樂樂無詩非樂也亦無樂也古樂之亡久矣周禮失其真樂記遺其制去籍于諸侯之僭殘壞于秦火之焚漢儒附會于其前諸家紛紜于其後上誣天文下誣地理中誣人事配五行四時八卦四隅十二辰此通彼滯小就大遺零星破碎補苴牽合取其一庶或可用會其同則見難行卒皆人爲之私夫豈天然之妙于人心固已戾矣又何暇論雅與淫古與今哉論樂者必以質實爲體敷施爲用諧聲爲正中律爲的凡宮商之相應正變之相接全半之相濟陰陽之相宜如星之麗天如風之行水如織具之經緯乎文綺雖萬象錯列而各有條理皆取諸造化之自然而不敢拊之以己見期于宣人情而承詩歌耳雖不必屑屑乎考天文察地理稽人事配五行四時八卦四隅十二辰自有所符契焉考之古人制作之極用之圓丘而天神降用之方澤而地祇出用之宗社廟而祖考格用之朝廷而庶尹諧用之房中而宮闈睦此無

他亦順其自然發乎人心宮商正變全半陰陽中節而已矣

又曰古樂旣亡代變新聲至元則壞之極矣周德清中原音韻方且自謂知音姑以四聲論之聲之有平上去入猶天之元亨利貞地之東西南北也今以元音入不能歌乃以入聲派入三聲是何理也夫之知王黃呼喚雖差聲與韻未害也德清乃以六爲溜國爲鬼至子別爲□則無字彼徒知譏沈約以南蠻之音爲中原之音自不知以北狄之音爲中原之音也獨其論黃荒原兆之分陰陽爲得耳以點絳唇論之則游藝中原差而竚立閑階是矣

又曰世儒有言合樂必先等字若然三百篇無一章中律者經言律和聲未聞以律就聲也夫人之聲有洪者細者亮者萬萬不齊古之聖人雖堯舜之聲亦不能合律惟大禹一人聲可爲律耳正使人人之聲皆中律亦只五聲人有八十四喉舌哉且如呦呦鹿鳴一句上呦字宮下呦字徵此豈一字二音哉協以就律耳等字云者非知樂之言者也

又曰積黍之法一爲一分黃鍾之管長九十分立九十黍每一分空圍

中可容十三黍又三分黍之一以九十因之可容千二百黍矣夫黃鐘之管一黍爲一分黃鐘之實止八百一十方分可以能容千二百黍哉蓋方與員不同方無空員有空以員頂對員頂則一爲一分若縱橫補塞其空充滿黃鐘之管可容千二百黍九十分之則每分該十三黍又三分黍之一矣用羊頭山黍以篩子篩之去其大者小者而用中者若管既定則隨大小之宜而實其數尤爲至當者也

又曰十二律子黃鐘也一黃鐘之管也下十一律皆由此管而生丑林鐘也三分三分乎子也二林鐘之管也以黃鐘九十分爲三分每分三寸得其二分計六寸爲林鐘之數也分黃鐘九寸爲三分去一分下生林鐘得二分計六寸寅太簇也九分九分乎子也八太簇之管也以黃鐘九寸分爲九分每分一寸得其八分計八寸爲太簇之數也分林鐘六寸爲三分每分二寸益一分上生太簇得四分計八寸卯南呂也二十七分二十七分乎子也十六南呂之管也以黃鐘九寸分爲二十七分每三分一寸得其十六分計五寸三分爲南呂之數也分太簇八寸

爲三分每分二寸六分去一分下生南呂得二分計五寸三分辰姑洗也八十一分八十一分乎子也六十四姑洗之管也以黃鐘九寸分爲八十一分每九分一寸得六十四分計七寸一分爲姑洗之數分南呂五寸三分爲三分每分一寸七分益一分上生姑洗得四分計七寸一分已應鐘也二百四十三分二百四十三分乎子也一百二十八應鐘之管也以黃鐘九寸分爲二百四十三分每二十七分一寸得一百二十八分計四寸六分六釐爲應鐘之數也分姑洗七寸一分爲三分每分二寸三分三釐去一分下生應鐘得二分計四寸六分六釐午蕤賓也七百二十九分七百二十九分乎子也五百一十二蕤賓之管也以黃鐘九寸分爲七百二十九分每八十一分一寸得五百一十二計六寸二分八釐爲蕤賓之數也分應鐘四寸六分六釐爲三分每分一寸五分二釐益一分上生蕤賓得四分計六寸二分八釐未大呂也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乎子也一千二十四大呂之半管也以黃鐘九寸分爲二千一百八十七分每二百四十三分一寸得一

千二百十四計四寸一分八釐三毫在陽倍之在陽謂居干也爲八寸三分七釐六毫爲大呂之數也分蕤賓六寸二分八釐爲三分每分二寸八釐六毫去一分下生大呂得二分計四寸一分八釐三毫在陽倍之通計八寸三分七釐六毫申夷則也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六千五百六十一分乎子也四千九十六夷則之管也以黃鐘九寸分爲六千五百六十一分每七百二十九分一寸得四千九十六計五寸五分五釐一毫爲夷則之數也分大呂四寸一分八釐三毫爲三分每分一寸三分五釐七毫益一分上生夷則得四分計五寸五分五釐一毫酉夾鐘也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乎子也八千一百九十二夾鐘之半管也以黃鐘九寸分爲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每一千一百八十七爲一寸得八千一百九十二計三寸六分六釐三毫六絲在陽倍之在陽謂居卯也共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爲夾鐘之數也分夷則五寸五分五釐一毫爲三分每分一寸七分七釐六毫三絲去一分下生夾鐘得二分計三寸六分六釐三毫六絲在陽倍之

通計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戌無射也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乎子也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無射之管也以黃鐘九寸分爲五萬九千四十九分每六千五百六十一爲一寸得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計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爲無射之數也分夾鐘三寸六分六釐三毫六絲爲三分每分一寸二分二釐一毫二絲益一分上生無射得四分計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亥仲呂也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乎子也六萬五千六百三十六仲呂之半管也以黃鐘九寸分爲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每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一寸得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計三寸二分八釐六毫二絲三忽在陽倍之在陽謂在己也共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爲仲呂之數也分無射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爲三分每分一寸五分八釐七毫五絲六忽去一分下生仲呂得二分計三寸二分八釐六毫二絲三忽在陽倍之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

又曰凡律用半者以上律短而下律長故下律用半以成宮商角徵羽

之五聲林鐘南呂應鐘三律受役于黃鐘太簇爲徵羽其上太簇姑洗
蕤賓皆本然多寡之數其餘爲宮商角皆依序而下乃自爲上律而上
律更無短者而半又將何所用哉雖爲無射之羽所用射變林鐘也以
黃鐘用變之半故也

又曰數止于仲呂十二不生者何也蓋律呂相生以三分損益至于仲
呂寸分釐毫絲忽雖可三分數十三萬一千七十二并半數三分亦不
足故不以相生也二并者三忽爲一也

又曰聲生于律蓋律管從長周徑圍積而幕其分寸釐毫絲忽無不通
者以黃鐘而吹之則爲宮以太簇而吹之則爲商以姑洗而吹之則爲
角以林鐘而吹之則爲徵以南呂而吹之則爲羽此律管所以爲聲之
元也然律管相生先後上下自然有如此之聲矣豈人爲之哉

又曰變聲者所以接五聲之音宮比于宮徵比于徵雖有七名其實五
聲而已

又曰十二律循其相生之序以次而爲五聲二變必足其數而後已每

一律役六律已往者退方來者進如黃鐘爲宮下生林鐘爲徵林鐘上生太簇爲商太簇下生南呂爲羽南呂上生姑洗爲角姑洗下生應鐘爲變宮應鐘上生蕤賓爲變徵黃鐘爲第一林鐘爲第二太簇爲第三南呂爲第四姑洗爲第五應鐘爲第六蕤賓爲第七一均既畢黃鐘者退大呂者進林鐘爲宮上生太簇爲徵太簇下生南呂爲商南呂上生姑洗爲羽姑洗下生應鐘爲角應鐘上生蕤賓爲變宮蕤賓下生大呂爲變徵一均既畢林鐘者退夷則者進自此以往至于蕤賓則變黃鐘爲變徵大呂則變黃鐘爲變宮變林鐘爲變徵夷則則變黃鐘爲角變林鐘爲變宮變太簇爲變徵夾鐘則變黃鐘爲羽變林鐘爲角變太簇爲變宮變南呂爲變徵無射則變黃鐘爲商變林鐘爲羽變太簇爲角變南呂爲宮變姑洗爲變徵仲呂則變黃鐘爲徵變林鐘爲商變太簇爲羽變南呂爲角變姑洗爲變宮變林鐘爲變徵十二律各備七聲七聲各盡十二律而後止焉然黃鐘一均既畢林鐘爲宮固相生之序而太簇爲徵至蕤賓亦仍前之序更以盡十二律莫不皆然律呂之序其

妙矣哉

又曰始于黃鐘終于黃鐘有五調爲一大調黃鐘爲調首其下四調得調首爲商徵角徵羽而一大調備矣大調五律除調首中聲必有二陰二陽六十調皆同夫六十調之序雖以十二律長短爲先後然黃鐘一均之備終于南呂南呂下卽無射起調一均之備終于林鐘林鐘下夷則起調一均之備終于仲呂仲呂下該蕤賓然一陽事畢陰當用事乃以仲呂起調一均之備終于太簇太簇下夾鐘起調而一大調畢夫夾鐘一均之備終于黃鐘黃鐘下大呂起調首然以大呂自左而右逆數已往爲調四律帥大呂一均之備五聲之序循是而去六十調皆然律呂之數妙矣哉

又曰候氣者以木爲十二案加十二案加十二律其上埋于地中其管斜埋使其端與地齊入地處卑出地處高故曰內庫外高黃鐘埋于子位上頭向南蕤賓埋于午位上頭向北夾鐘埋于卯位上頭向西南呂埋于酉位上頭向東其餘八律亦各依其辰位中秋白露降採河內葭

葦爲灰實其管或以素羅或以素紗覆之

又曰古樂興于伏羲曰立本又曰扶來神農樂曰扶持曰下謀黃帝曰雲門曰咸池少昊曰大淵顓頊曰六莖莖根也言澤及下也帝嚳曰六英英言華茂也堯曰大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夏亦大也湯曰大濩言大能護被人也周以武定天下曰大武大武又取雲門咸池大章大韶大夏大濩以共六祀故立本大淵六莖六英後無傳焉今茲六樂奏歌異調周禮奏則左轉左行七旋而接律歌則右轉右行亦七旋而接律皆得隔八相生自然之序天然孚契之妙也若先儒左轉隔五而易律不惟聲律者有所不接且隔八者由大呂而黃鐘得右行之義隔五者由黃鐘而大呂復用左行之序矣周樂隔五之調知樂君子必有辨也又曰黃帝樂雲門咸池黃帝以土德王雲門象天用火起黃鐘之徵以生爲用咸池象地用水起大呂之羽以尅爲用黃帝始探五行之情故作二樂火以生土土以尅水也堯大章用十二律相生自然之序二樂得得其元故後之作者律必自大章聲必自大韶不能過也虞樂九成

五聲以辛成二變以接律蓋黃鐘九成之奏始于黃鐘小成七大于九
九七六十三聲始終相生如一線之相連盡善盡美惟韶樂然但其歌
右轉亦當右行大呂七變隔八而生黃鐘與奏之左轉右行者參同契
合且長短齊一世儒以歌五轉大呂生太簇則右轉左行而用卻右行
且歌短而奏長皆非自然之用也虞廷古聖人之制豈若此之安排強
合哉蓋起于右轉恐非虞廷之制漢儒以周制而推之耳

又曰季札觀周樂見舞箛韶曰至矣盡矣雖甚盛德蔑以加矣黃鐘一
畢本調卽付大呂之變聲此所以興季札之嘆也雖然歸宮綿遠此所
以胡公猶封漢儒以九變享人鬼者以虞樂九成有祖考來格之文遂
附會之耳

又曰夏樂大夏夏以金德王林鐘律屬金商聲屬金用林鐘起宮林鐘
之商南呂用南呂起聲有云相緣如此選用夷則爲是
又曰商樂大濩商以水德王應鐘律屬水羽聲屬水以應鐘起宮應鐘
之羽夷則用夷則起聲也

又曰周樂以不用黃鐘之管故自羽起調及至歸宮則零星補轆音節雖合乃安排而成天然也又自右旋逆數相接夫黃鐘君律也宮君聲也今起調卽無宮入調宮便爲人役周公作樂豈不知此或者天數所在雖聖人亦不有悟處異時周家武王甫崩周公卽攝政未久諸侯強大天王受制于五霸後來寄命于列國曆存止附庸耳至于陽左旋陰右旋陰不從陽豈非大逆乎此周家所以號令不行此樂之效也周人忘商故三祭之樂不言商及至樂歌則專用宮徵商羽一角始終不用不可知也

又曰韶樂奏左旋而七歌右旋而五歌短而奏長何以相比古詩皆四言未有七言五言者今一奇詩經皆四言間有多一二字者餘音耳非比于音者也歌必四言者以其用協金春玉應之節也又韶奏與歌一均卽過宮奏才七聲歌才五言金春玉應奏至六言歌至四言卽無以施其節况六言才餘半句耳夫十二律入十四聲如絲之相連始終無一間斷所以用變宮變徵者正以姑洗不能接大呂故用二變以至蕤

賓而大呂應承之直至應鐘而止若止七音即畢則一律各爲一曲不必音節相續安在孔子所謂繹如也每章或四句或八句或六句二句亦可收尾或一句亦可

又曰六經經秦火之後多失其真其詩書易春秋四經在春秋戰國時固皆全備無恙惟禮樂之書當春秋之時諸侯僭竊皆去其籍未經秦火之前固已難考矣而樂之一事當時列國但用新聲古樂棄而不用是禮樂二事比之他經其殘缺固甚而樂之一事比之禮尤甚漢儒得其影響而附會之然漢儒之學亦不可及知九變起羽歸宮之說音調自合亦可用之歌右轉一節以五轉而律呂相生黃鐘即接大呂但音接不合卻用左生成曲又是左行耳其奏黃鐘歌大呂之說必當時律從左旋呂從右旋入音歌舞皆用此陰陽左右之義而當時殘編斷簡之中有大呂右旋之調遂誤認之以爲歌右轉而以斗左日右附而會之耳至于子與丑合之類尤爲牽合無理淺之乎其論古樂也哉十干十二支四隅八方皆是類也如右轉則黃鐘七變隔八生應則右轉右

行矣方可右轉止用其隔八相生之序五生卽過律黃鐘過大呂之類然于音節一則不合一則古人之歌必四言况韶又虞時之歌必四言也而角無所附故音節猶用左轉相生之序角下猶用變宮而五音始全此律爲陽宮必三聲而後陰陰必三聲而後陽蓋用宮商角三聲倡也

又曰周樂因不用黃鐘正管又周以木德王天下水能主木羽水也故自羽倒起及至宮歸卻右旋零星補轆殊無意味絕似漢人之附會六經經秦火之後禮爲國家所不可無或有人誦習樂則盡亡矣漢人得其影響以己意而足成之韶樂宮長在先故起宮周樂宮短在後故起羽

又曰古今之樂八音與歌舞同調况八音之設本爲比歌聲合舞容耳金春玉應本皆四言無五七言者然後世曲調亦能合律今以渭城朝雨浥輕塵協之則末三字一金兩玉次句兩金一玉三句兩金一玉四句一金兩玉更入繁聲尤爲盈耳但非雅淡也漢儒非不知樂彼但神

其所述以見夫廣大精微曲折艱深天地人物無不貫通于音節之間遺其大旨荒其本原弗顧也漢儒之附會每若此蓋國語左傳之流風也漢儒如班固律書卻的當精確無一字可議蓋所傳者正也

又曰漢儒承秦火之後雖多附會然非漢儒則後世何所因而追考其正古樂雖曰有未當處然因而正之皆其功也然則漢儒有功于六經者亦百世之師也樂主其盈簡短寂寥何以感動乎人况于神于鬼于祇乎曰萬舞曰洋洋皆言其盛也記曰聲相應故生變如宮生徵徵與宮應爲一變此一小變也黃鐘一均既備生大呂爲一變此一大變也皆可以成樂韶九成一大變也九變一小變也八變六變亦小變記曰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毛謂之樂此數言樂之始末盡之矣以此知清奏非金樂也歌與八音不可相離也

又曰周樂起羽南呂倡而姑洗和應鐘倡而蕤賓和陰短陽長陰反倡而陽反和短者倡而長者和凌犯甚矣及至大呂則倡長和短卻又不

倫而倡者長者又陰也周公作樂何扶陰抑陽若此

又曰黃鐘左旋用二變七旋而起大呂大呂右旋亦用二變七旋而起黃鐘世儒知右旋而不得其義以五旋起大呂豈惟隔八三分之無所用乃右旋而卻左行黃鐘雖接大呂而不能生大呂此乃五旋適然而過音節全然不合錯亂之甚用二變右旋右行與左旋契合天然之妙節不差乃古今制作未之及者也

又曰古經文一字不妄下如鼓瑟吹笙不是說又鼓瑟又吹笙也蓋鼓瑟必吹笙瑟聲不可自和必以笙和之瑟之一音古今浩嘆以爲難和而不知和之以笙也如如壎如篪古人至比之兄弟之相和夫他音豈皆不和而獨以壎篪言者他音一音各爲一節獨壎篪二音同爲一節蓋同氣也如鼗鼓維鏞鼗大鼓也鏞大鐘也鼗起宮鏞收宮不可相離也如吹笙鼓簧他竹音皆接其孔則無聲放其孔則有聲惟笙放其孔則無聲接其孔則有聲故謂之鼓蓋吹笙必鼓簧也

袁表曰季札觀四代之樂而知聖德之極隆師曠聞濮上之音而知衛

國之必削王令言聞安公子曲而知煬帝巡遊之不返以宮聲往而不
反驗之也李嗣聞寶慶曲而知高宗父子之不和以商宮不諧驗之也
甚矣樂之有通于政也叔季視爲末務而古樂盡亡雅聲不見于天下
今欲復之誠有難乎爲力者竊嘗推之京房傳焦延壽之術而推衍六
十律誠有補于正律之不及也然強合選宮之數清聲取之太多如依
行包育謙待等律極其噍殺罔成音曲左氏所謂中聲以降五降之後
不容彈者房其失之矣蔡元定監京氏之失而加以變聲子聲以爲調
有所發明矣而旋宮之論尙有可疑何者謂之調者以其聲之異別之
也今黃鐘五調皆以本音姑蕤林南應爲聲謂之一調可也而何五之
足云此旋宮之可疑者也近世律呂元聲似合理而可用而又未見經
試豈樂終不可作者哉大抵音律之正在器與工今日之器則八音之
中猶缺匏土笙等以木斗攢竹而以匏裹之是無匏音也埙器以木爲
之是無土音也八音尙未備况其他乎今日之工則太常賤流苟占樂
籍而舞列但取黃冠遇祭祀朝會則追呼于國門之外教習無素宮商

莫詰擊金石者不知聲吹匏竹者不知穴操琴瑟者不知絃同奏則動多沾滯迭奏則發聲不屬尙何望其樂之能正哉

黃輝曰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以合同神人細入氣微入聲因道取類統協太和三才可坐而理也其道在樂則三宮最著天宮取相繼父道也地宮取相生母德也人宮取相合人情也變夾鐘曰圓變林鐘曰函乾爲圓坤含弘也黃鐘無變稱何也人主常也天宮中春之管地宮中央之管人宮中冬之管本中聲也圓鐘生于大辰直天明堂帝出乎震故事天因焉函鐘生于大社大社地神也致役乎坤土之甚盛德也故事地因焉黃鐘生于虛危有宗廟象又萬物以子始故事人鬼因焉其變有六八九何也曰卯律數六卽陰得酉冲亦六也雲門之樂六變圓鐘以之又初歷羽之羽調數當六也未律數八卽陰得丑冲亦八也咸池之樂八變林鐘以之又初歷徵之羽調數當八也子律數九陽得當位九也匏韶之樂九變黃鐘以之又初歷宮之羽調數當九也六變乃羽七之樂然其聲七其變下起奏羽水收官又羽始終水也水爲天根是

雲門焉八變乃徵九之樂然其聲九其變八起奏徵火收官又徵始終火也火爲地窟是咸池焉九變乃宮五之樂五五爲十然其聲十其變九起奏爲羽終奏本宮始終土也人鬼歸于土隨音而動故簫韶九成祖考來格焉六變十奏而羽水生角木冬而春也陽以生出也陽生而後有天雲者升天之物也門者陽氣所出也八變十二奏而徵克商則生角夏而秋也陰以克入也陰生而後有地池者入地之物者咸者備也氣周十二辰故備也九變十三奏從本宮起羽清濁之間陰陽之會也人負陰而抱陽魂升魄降必交而後能享故人鬼之樂先用雲門後用咸池合天地以索饗也且天神之樂紫微垣在子角居之太微垣在卯寅宮徵居之天市垣在辰羽居之天神宜可降矣地祇之樂火音變而木水音變而火金音變而水木火金水麗乎土爲四象四象交而土德中尊有坤道焉地祇宜可出矣人鬼之樂並用亥子丑幽陰之律而寅爲鬼戶亥有水音丑有木音寅有火音則水化木木化火從鬼戶以出而萃于宮人鬼宜可禮矣然而音止三聲止四何也曰三統五也省

文也商非盡無益去商調耳先儒曰祭尙柔近之然而未盡也商主殺
天地神人共惡焉樂之流南不歸北也將是謂與于寶曰謙臣也沈括
曰虛人也鑿矣陳暘以爲周木德忌商引佩玉以正近世韓氏亦云然
信斯言也是夏無徵而商無宮也暘又曰天宮變六其合四地宮變八
其合三人宮變九其合二乃以乾坤成明之于王者昭格孝享之義奚
謂也吾無取焉耳嗟夫古樂淪滅漢儒多所傳會必欲執三宮以非旋
宮卽國語之四宮復何說哉且一太簇而再爲徵何也夾鐘音律不可
以犯天乃假無射起調卽夾鐘何與焉又一曲數宮有辟有不用其說
矛盾迂迴而難通凡八變九變皆此類也此固志之所駁姜夔韓氏之
所疑而愚之不敢妄爲解者也

陶望齡曰樂之作何也以示同也大同之道三才合體幽明一量雖然
世之懵者不得則疑焉聖人曰形氣聲三者豈非所繇爲人者哉一可
見而兩不可測可見起闕不測成通聖人舍其闕而用其通于是因聲
氣以制樂故天無所不通于人而占天者以氣人無所不通于天而格

天者以聲聲氣之爲同易知也叫嘯啼呻偕聞于天而爲八音六律之制以寫之氤氲喻欽均觸乎物而爲密室緹穀之法以候之絲竹灰琯之爲同易知也古之聖人候天以徵聲而得其感先天以候氣而得其應感若呼應若響用其顯以明天下而不知者因以謂樂之用神而聲氣爲微妙噫亦繆矣候氣之法始見于司馬彪續漢書後史言之甚備其制先治一密室令地極平以木爲案置十二琯各如其方實以葭莩子灰覆以輕縠埋琯令其上齊冬至陽氣距地面九寸而止唯黃鐘宮應之餘月皆與律琯長短相應如鍼之治病深淺蹈竅則氣達耳布方列位徒取備制實無與也語曰東風至而酒湛溢蠶吐絲而商絃絕冬至而麋角解月虛而魚腦減故草知歲莫紀日燕識社此以物候者也度景而占豐凶登高而察氛祲此以象候者也人之于氣喻若魚水春女思秋士悲神以序易意以時變奚非候哉葭琯之制取徵于顯記驗于必非有他妙巧也然琯乘于氣自長自短聲出于琯自清自濁陽萌于復故子月爲天統音尙其中故黃鐘爲君聲因天因地能鬼能人道

生數數生律自然爲細故足貴已而鄙生小儒務逞臆見傳會義理自
司馬遷以乘去古甚近皆云黃鐘八寸七分或云九寸而李氏信呂覽
浮浪之說執以爲三寸九分歷世以降諳解非泛沿襲未舛猶可無論
至于子月符候正由九寸之琯應時飛動未見其乖因氣辨聲可爲左
驗至于次第益之則高亢而不倫次第損之則纖伏而無聲季通之辨
斯爲確矣大抵聲之應律如氣應琯空穴竅木風觸爲聲中于宮商莫
知其然又況于八音之爲器哉凡謂古樂未亡者非求盡合而不能不
合也但歌之而無淫哇奏之而無繁亂于以宣八風而平六氣不難矣
論樂者幸無神其說而深言之

往行

吳元年七月乙亥上御戟門召學士朱升領樂舞生入見設雜樂令試
之上親擊石磐命升辨五音升以宮音爲徵音上曰何乃以宮作徵耶
起居注熊鼎對曰八音之中最難和故書曰予繫石拊石百獸率舞上
曰石聲固難和然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和則八音和矣因命樂生登歌

一曲上復嘆曰古者作樂以和民聲格神人而與天地同其和近世儒者鮮知音律之學欲樂和顧不難耶鼎等對曰樂音不在外求實在人君一心君心和則天地之氣亦和而樂亦無不和矣上深然之其後命升等撰圓丘方丘樂章而朝享太廟諸樂章則詔梁寅等分爲之

太祖洪武初年以國家創業之初禮制未備勅中書省令天下郡縣舉素志高潔博古通今練達時宜之士禮送至京命陶凱等更製樂章上命協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導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爲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艷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音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爲隊舞諧戲殿廷殊非所以導中和崇治體也今所制樂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諛諂淫褻之樂悉屏去之

永樂元年九月成祖詔學士王景等擬撰樂章竟未施行凡舞用習于郊壇武舞服右袖上書除暴安民四字

成化十二年祭酒周洪謨請加祀孔子舞八佾上曰尊崇孔子朝廷盛

典從之洪謨因奏言古者鳴球琴瑟堂下之樂笙鏞祝敔堂下之樂而千羽舞于兩階今千羽居上而樂器居下宜正如禮下禮官議時尚書鄉朝以爲宜有旨詔太常寺考正云

弘治甲子太常呂常上疏云樂以鐘磬爲主一有不協則樂不成雖是照依斤兩依式造來其間清濁高下一時不能停妥必要考審允當然後可用先年歷代帝王廟失大石磬一十六片俱已燒燬無存銅鐘已燒十二口見存一十四口發協律郎考驗又俱傷大聲皆不堪又樂器內有銅鑪鐘四口一係正黃鐘一係正太簇一係南呂一係林鐘年久聲損不成亦合造備有旨行南京工部督造送用

嘉靖六年六月費宏議世廟樂正用文舞隨同何淵言武舞未備宜議定楊一靖賈詠汪鑾侍郎劉龍言昔高帝以武功定天下故奏武德文始之舞惠文二帝止用文始昭德世廟不用武舞未爲缺典張璵曰王制祭用生者爵皇上尊獻皇爲天子父樂顧可缺耶且天子八佾人六十四諸侯六佾人三十六國朝太廟文武舞各八計一百二十八人王

國宗廟文武僧各六計七十二人獻皇在藩已用七十二人矣今追王而僅六十四人可乎桂萼言周禮以司干掌舞詔器祭統以翟爲樂之賤蓋音貴人聲而容貴于戚則去武舞者去所貴也而可乎上曰爾據經籍推論甚明朕心甚嘉之不用武舞實爲缺典其卽增之

嘉靖九年廖道南請稽樂章以裨盛典上曰考定律呂必眞知者乃可夏言薦太僕丞張鶚曉暢音律命徵之

嘉靖十四年太常寺少卿張鶚奏請議設特磬以爲樂節一曰上召禮部尙書夏言論及特磬難得巨石且石聲清眇縱巨亦難及遠夏言對曰聖見深達物理臣等愚所未及若併以銅爲之又恐各廟正懸鐘磬混同疑似且特鐘特磬之設不過取爲樂節耳似莫若揭燈于竿以爲樂之作止則不動聲色望而可知比之鐘磬猶爲靜治從之再閱南雍志音樂考謂凡十二律呂皆有字譜今太常樂所存者黃鐘之合太簇之四仲呂之上林鐘之七南呂之上黃鐘清之六而已自餘皆設而不用如隋所謂啞鐘者其所歌奏實不出仲呂黃鐘之二均豈國初太常

卿陳陽協律郎冷謙所定敷不可得而知也然歲久失傳登獻之際惟
有舞而已